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福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5
4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卷十四

宣講集要卷上四

目錄

- | | | |
|------|------|------|
| 樹夾惡子 | 雷擊鍾二 | 雷打花狗 |
| 神誅逆子 | 逆子自殺 | 妒逆遭報 |
| 逆子分尸 | 神譴敗子 | 文玉現報 |
| 水淹達昌 | 王經怨妻 | 逆媳斫手 |
| 惡媳變牛 | 灶君顯化 | 不孝冥報 |
| 哭靈咒子 | 懷粽看妻 | |

宣講集要卷上四

樹夾惡子

本朝四川有一張倫素性忤逆，父母生他弟兄二人，兄弟年幼，父母愛之，他便不服，但父在時，他還有幾分畏懼，自父親一去，世他便自尊自主，凡事不由母親，分說要食，不與辦食，要衣，不與製衣，倘若母親說他兩句，他每糊言亂語，嚷罵不休，至若母親稍稍心愛兄弟，辦點穿吃，他就說母親心偏，不知暗地裏藏了多少東西，漏了多少銀錢，把母親當一個外人，不如他母這時，真真難過日子，不願活於人世，欲尋自盡，又念膝下次兒，尙小，他哥哥如此凶橫，怎麼長得成人，當面雖不敢說，只得背地

裡哭未免把那個忤逆兒子咒了一陣

想起了這逆子珠淚如雨
平日裡在家下每把娘欺
他父在還有那幾分畏懼
不敢說不敢吵不敢亂爲
不幸得拔夫君前月死去
這奴才變了心反轉面皮
我面前他總是很聲戇氣
刻我衣減我食百般忤逆
一開口總是說我有私弊
說是我愛小兒藏東藏西
他說我藏銀錢顧小兒女
他把我當外人終日凌逼
他父親那一日方纔落氣
是銀錢與約據拏去無遺
那還有甚麼銀去顧兄弟
那還有甚東西在我屋裡
他將娘養育恩全然忘記
我只得背地理呼天號泣

閻王爺將我簿早些勾去

免得我在陽世受此慘淒

幾回想我要去懸樑自斃

我的夫在陰靈知也不知

論王法應該要將頭割去

論天律應該要五雷來劈

親生子非是娘很心咒你

皆因是小奴才過分忤逆

其母哭了一陣、難道沒有神靈鑒察嗎、常言道、甯遭父母手、莫遭父母口、暗有神靈、已將雷旂插在張倫的頭上、隔了一時、其母出來、撞見惡子母、恐兒子聽倒、他在背地咒罵、不覺張皇失措、現出慚愧情形、張倫一見、更加狐疑、想必有甚私弊、遂把母親扯到後園盤問、其母不認、要母親發咒、發了咒、他還不依、就在身邊取出一棒、欲打其母、將要動手、忽然霹靂一聲炸雷、將

園中大樹抓破把逆子夾入樹中他母嚇忙轉進屋去親見雷
神騰空而去這個炸雷實在稀奇並未起點雲下點雨眾人聽
到無不驚訝隔一時張惡子甦醒轉來喊救命母欲救無可奈
何只得驚動近鄰眾人想盡方才總不能出逆子自此日曬夜
露蛇蟲鑽食好不作難哭也不是悔也不是看的人越來越多
因將自己現身勸人

眾人入門來看我 細聽逆子把話說 孝順爲先非小可
犯了忤逆無煞擱 不信試看我結果 要死不死怎奈何
皆因我父早死過 凡事不聽母親說 下面兄弟只一個
不體母意我刻薄 好衣未曾他穿過 好食不拏與他啜

或打或罵任憑我 母親不敢上前說 娘怕兄弟受凍餓
私辦穿吃拏與他 我一看見冒了火 疑惑母親有私落
纔把母親考問過 引到後園要他說 母親不認更冒火
取出木棒就動惡 誰知雷神不容我 霹靂一聲魂嚇落
一根大樹已抓破 夾住我身難動作 急喊母親來救我
想盡方法取不脫 白天都還容易過 夜晚苦楚更難說
蛇蟲螞蟻齊鑽我 還有蛇來遍身啜 這般苦楚真難過
死不死來活不活 有等來看還罵我 罵我理應這樣磨
今日回心纔悔過 悔不轉來弄不脫 奉勸眾位莫學我
恐怕慘報受折磨

張惡子這時悔斷肝腸，卻也無益，只得哭哭啼啼，將已身勸人，可憐夾在樹中，四天四夜，被蛇蟲螞蟻吃來吃去，週身無肉而死，臭氣聞於數里，誰不厭惡忤逆之人，從此畏懼多有改爲孝者。

雷擊鍾二

安居縣涼水井有一逆子，名叫鍾二狗，年二十四歲，他父親年近七十，自幼家貧苦，盤二狗成人，送去幫工，誰知二狗人，大心變，不使父母得知，遠遠去到銅溪場幫周姓，自正月上工，他父母訪到六月，方纔得知實信，鍾老走到周家槽門外，見二狗出來，鍾老喊道：二狗，二狗，全不答應。鍾老怕他未聽見，又大喊一

聲。鍾二狗，二狗，心中不愛，就估起雙眼，睜起嘴唇，而不理。鍾老說道：二狗，你的母親，今年六十四，雙眼不明，不見用針，單只紡花度日，那會夠吃，爲父的，今年七十，走條大路，都認不真，氣力也弱，不能掙錢，只得每日受飢受寒，你正月上活路，今六月全未拏一文錢，我今日到這裡，都是勉強走來的，望你拿兩百錢回去，買點新米，合你母親兩個，也嘗個新。二狗聽說要錢，就罵起來，你這個老不死的瘟牛，人人都有老子，我鍾二狗的老子，光吃現成，別人都受祖業，我鍾二狗未受你一點田地，只得幫人度日，別人高老子的福，我並未會高你一點福，只得遠處幫人思想，離脫你兩個老狗，偏偏又找在這來，我的工錢，縫衣尙

且不夠那有空錢拏與你吃，下回不要找我，恐我二年難得找主人。鍾老又說：「二狗兒，這些話只要你說得出來，老子雖未送你讀書，難道你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自古常言說得好：父母養你小，你養父母老。未必天地間有田土銀錢的，就是父母若無田地銀錢的，就不是老子嗎？你不念父衰，念父老若無父母，你又從何處而來？你仔細一想，二狗越發不受高聲應道：「沒得錢，苦苦找我何益？空話拏開些講，縱然有耳，不愛聽你那些胡說。」周主人聽得門外吵鬧出來問故，却是鍾二狗的父親，遂請鍾老到屋。此時落雨路滑，肚中飢餓，鍾老將舉步可恨，二狗上前扯住，不許進主人之門。鍾老無奈，含羞帶愧，只得回頭就走。

回家中，鍾老婆問道：「二狗拏多少錢與你回來？」鍾老見問，不覺弔下淚來，遂將鍾二狗的情節細說一遍。鍾老婆聽得大哭，天天咒罵鍾老，憂氣不過，咒罵逆子云：

坐家庭不由我珠淚滾滾
想起我鍾二狗實在恨人
小奴才你的心何其太狠
全不念父母的養育深恩
你的母他懷你腹中有孕
到三月和四月頭悶眼昏
五六月想行動腳手沒勁
七八月你的母更不安身
九十月你的母睡不安枕
到生產胆吓落兩世爲人
母生你兩三天昏死幾陣
爲父的在一旁魂不歸身
香火前許愿心菩薩靈應
因此上小奴才纔得這身

生下來你的身一尺五寸
家屋窮少衣裙我怕你冷
當此時正是那冬月將盡
爲父的冷不過主意打盡
你長大吃得飯父工更緊
或挑穀或抬轎苦之不盡
有一天沒得米就餓兩頓
這般樣盤大你把我不認
你作工陰地去不令父聞
爲父的有幾天無米斷頓

光剝剝赤條條線無一根
無奈何脫馬袴與你遮身
可憐我只穿得長衣空身
我只得挑石頭聊當衣衿
雞一叫就起來去找錢文
買柴米也只爲養兒一人
借點米煮點飯拏與你吞
小奴才你自想天良何存
正月去到六月不回家門
皆因是年紀邁難找錢文

在家中餓不過四路訪問
我今日特意來要米救命
那知道忤逆子全不答應
賢主人他念我路途遠奔
小奴才不認我雙手扯定
鍾二狗我養你辛苦用盡
這樣人待父母忤逆過分
我不要只奴才願受貧困
但願得雷神爺快加報應
鍾老夫婦哭罵又做一道文燒了正是六月二十一日忽然落

纔問到銅溪場幫周姓人
看見你鍾二狗連叫幾聲
大聲喊你不愛就估眼睛
要留我進屋去酒飯待承
不許我進屋去好不傷情
反罵我無能幹光吃現成
這樣人雷不打那個信神
今日裡就餓死我也甘心
打逆子以免得帶壞世人

新編軍訓集要卷一四
了一陣細雨，主人叫二狗去收黃豆，他偏要去塞田缺，走近田邊，閃一電火響，一炸雷打死二狗於大路邊頭，向天跪著，鋤頭挂在耳上，尸皮抓爛，雙眼抓出，有一孩子得見，即報周主人，主人一看，知是雷打死的，即報鍾老來看對眾人道：「此是忤逆不孝的東西，各位不必憐惜於他。」我那日來拏工錢救命，他百般凌辱，罵不出口的話，他都罵得出口。今日被雷打死，雖我為父者，亦不為之惜。這是鍾二狗做事太毒，惱了他父之心，所以纔出此言。天神顯報，不爽毫髮。我們世人，勿學二狗待親，以遭雷打。凡我等為子者，須當百般順受，以酬親恩，方無愧乎為子之職矣。

雷打花狗

道光年定邑一人，姓周名大可，父母早亡，家貧未娶，常在河下架船。一日船上洛陽，遇一王老兩夫婦，年近六十，無子，大可見有田地，願抱膝下養生送死。王老見大可情真，因此收留，又替娶妻李氏，大可到還孝順。不料李氏不賢，兼又懶惰，每日燒茶煮飯，服事公婆，心甚不悅。丈夫在外架船，又少在家，若不離脫這兩個老的，難以遂心。一日向大可說道：「夫君你在外到快樂，那知妻在家日受公婆嫌賤，難以過日，動不動說你是抱的，依妻想來，你姓周，他姓王，又不是親生父母，何苦在此討下賤。」大可道：「你說在那去了？想我雖不是親生，既抱為子，又受田地，理

應服事終老從今後切不可亂說李氏見丈夫不信一日又生
一計正是欲要丈夫心轉常在枕邊哭泣大可問道你哭甚麼
李氏也不說大可道莫非公婆罵你不莫非要回娘家是不既不
是又哭那一件李氏說你們不信婦人的話說也無益大可道
但說無妨李氏道想妻嫁與你原望終身有靠誰知難以下台
前日聽族人言公婆死後將我夫婦趕出好分絕業那時夫婦
怎樣煞擱因此痛哭大可以為真斗道賢妻打個甚麼主意李
氏道趁此公婆尚在將田地賣了拏錫回家買業然後接公婆
去樂膏田園豈不兩全大可將此事對二老說了一番二老道
此去相隔甚遠倘銀子拏去不來接我二老如何下台大可道

父母不必生疑見受父母家財殺身難報若夫婦不來迎接五
雷劈身王老見盟下大誓將田地賣了剩銀三百兩交與大可
臨行時王老婆說兒哪我於今吃得做不得這銀是我命根千
萬不要負心你夫婦緩緩而行待我二老送至五里方纔遂心
手扯嬌兒好慘淒 不由為娘自悲啼 自從收你到家裡
待如親生還過餘 只說長久在此地 誰知今日來分離
為娘與父來送你 一步一跌把話提 送兒一里到橋西
水流東海不能歸 為娘好比長流水 去日苦多來日稀
送兒二里風淒淒 吹散落花滿地飛 為娘好比風前李
一番密處一番稀 送兒三里上高梯 蜂採微蟲去作兒

為娘好比螟蛉意 聲聲依我欲相依 送見四里柳依依
烏在窠內為子啼 為娘好比烏鴉意 望見反哺長毛衣
送見五里白雲低 飄飄蕩蕩欲何之 為娘好比雲散去
不知相聚待何時 這陣哭得咽喉細 看看母子要分離
哪要把為娘長望念 切莫一去把心欺 你父抱你無別意
好似積穀來防飢 早早接我一路去 怕的年老有差移
此去路遠多淘氣 起盤往來小心些 惟願回家多順遂
天翁護佑災害稀

二老送至五里痛哭分別，大可夫婦回至定遠，將銀買了田地，對妻說道：如今田已買就，去接公婆，纔是李氏道：夫君你不明，白想田地是二老銀子買的，把他接來，若錯了一點，就說長道短，外人知道反罵你無志氣，不如不去接，免得受他的氣。況他年近六十，又活得幾年，因此大可也不去接。誰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不上兩年，李氏一病而亡，兩日回陽轉來，雙眼吊淚，叫道：夫君如今不得不說了。

見了夫君淚自墮 細聽為妻把話說 自己做事大有錯
造下罪孽免不脫 有甚麼罪 夫婦前在王家坐
受的恩德也不薄 於今纔悔 皆因你妻造口過 族內分田是我說
怎麼說 哄得夫君纔依我 奪銀回家享安樂
來哄我 前日二鬼來捉我 押入陰司見閻羅
看到發財又得
了病你無福氣

閻君見我大冒火

他罵為妻心太惡

那些心太惡了

王家二老無結果

望我夫婦送山坡

不料得銀回家坐

不准你去接公婆

害得二老受飢餓

現在討口難過活

未必他就討口
了我不肯信

說罷牛頭來捉我

押在地下把皮剝

抽腸先把肚子破

割舌又將嘴唇烙

為妻痛苦着了火

還魂又拏下油鍋

只有活人帶柳那有死
人受刑你不是說鬼話

雖是鬼話莫自錯

陰間一日難過活

百般刑罰我受過

未能免脫不孝惡

又將輪迴來定妥

發變為狗受折磨

既變了狗為
何又得回陽

閻君見你不知過

放我回陽對你說

急忙回心改了過

早早上去接公婆

我不去接
又便怎的

不接報應無差錯

五雷劈身怎奈何

這陣哭得咽喉破

催命鬼卒甚肆惡

李氏哭罷叫道夫君急忙改悔妻不久變狗到家以可報應說
罷仍然死了大可那裡肯信正是江河易改本性難移李氏死
後又娶一房妻不久家狗果生一花草狗長大甚奇大可出入
遠近狗未曾分離此時大可人財兩發好不快樂又說王老夫
婦自從大可回家十餘年渺無音信銀錢一空衣不終身食不
終口只得討口過日及道光十八年夫婦將近八十行動甚難
下鄉去討個個罵他自討窮少人打發又憂又餓王老婆又得
一病於八月初六心想無路脩書一封以尋自盡當時提筆哭
道天天想起周大可這個奴才害我不淺待我罵他一番

提筆修書淚如雨 自恨當年悔不及 大可奴才太無理
害我二老難下席 從前來到我家裡 穿吃全靠我周急
見我無兒有田地 願依膝下永不離 爲父那時心歡悅
只說奴才靠得的 一分家業交與你 任隨使用不吝惜
又恐怕你心變異 因此纔娶一個媳 誰知夫婦打主意
丟我二老回原籍 錯把銀錢交與你 十年音信一並寂
朝朝望你接我去 每日想起徒嘆息 心想下來找尋你
怕的不認枉費力 害我討口他鄉裡 受盡磋磨也難題
年老行動難出氣 跌跌路路脚不一 兩眼昏花雲遮閉
入戶東南認不的 一天討得幾把米 拏煮稀飯不夠吃

才虧你忍心丟了去 全不憐我受窄逼 你不認我是小事
不該奪銀把我棄 臨行送你到五里 你說不來遭雷劈
如今我到認得你 怕的天爺要斬決 爲父死在九泉地
追你的命纔安逸 賢人君子替帶去 面交大可看端的
寫罷書信忙封起 長嘆一聲淚雙滴

夫婦抱頭痛哭撞岩而死時有放牛人見驚動四鄰將書拆看
人人弔淚誰不罵周大可天殺孽障因於信外批云王老夫婦
八月初六撞岩而死即時託人帶至定遠又說大可在家正值
八月二十六日午候天忽起雲烈風暴雨大可出外看田缺花
狗隨後至岩洞躲雨一雷將大可與狗打死一頭睡著眾人來

看不知其情，扯也扯不動。至二十七日，帶信人至，看了書信，方纔明白。然終不知狗的根由。家內人纔說：李氏死時，自言不孝，發變爲狗。從此看來，既變了狗，天都不容不孝之罪。至大莫及，人可不清夜自反哉。

神誅逆子

父母是人生所從出之本，孝是人行所從推之原。不論古人今人，聖人凡人，那個不從父母身上生來，就是成聖成賢成仙成佛，那個不從孝字上做起。是人生極重的善端。孝是天地極喜的至寶。能孝的便有善報，不孝的便有惡報。天眼恢恢，疎而不漏。試講一個不孝之報，與諸君聽。南川有一逆子馮某，私愛妻

子，不顧父母。伊父早故，只有母杜氏居孀。伊與妻李氏，每日飯酒宴樂，睡到日上三竿，及一切挑水煮飯，把母親當僕使用，稍不如意，還要唬嚷怒罵。一日，母洗菜，走到井邊，不料那逆子有一小兒，纔四五歲，也跟著在後。杜氏也未知覺，不曾提防。忽聞漚塘水響，杜氏回頭一看，見是孫兒滾下塘去，卽忙喊叫。那逆子跑出門外，脫了衣服鞋襪，下塘擡起來，已死得硬梆梆了。那個逆子憂氣不過，他說是媽恨他，故意把他兒子掀下水去。杜氏答應說道：他跟隨在後，又不做聲，我不曉得嗎？那有個爲娘不愛兒子，就把孫子掀下水去，有這個道理呀？那逆子越發大怒，邊罵邊吵，就去拏一根竹棒，要來打他母親。他妻子李氏也

還有點孝心，急忙把婆婆扯進內室去，把門緊關了。他在外面打門打壁，真真醜聽他總要他媽把兒子吃了，可憐杜氏嚇得魂不附體，悄悄痛哭。

兩婆媳在房中胆戰心驚

哭一聲忤逆子真是畜生

我今日大不該堰塘洗菜

小孫兒他在後未見做聲

滾下水纔知道孫兒形影

急忙忙喊人救命喪殘生

痛孫兒我心中如刀廢命

那有個不愛兒不愛親生

是虎狼他也不傷兒性命

爲娘的又豈肯絕兒根恒

老天爺定是非豈無報應

今夜晚難逃脫我兒灾星

李氏也陪着婆婆悄悄勸悄悄哭，李氏哭道：

我婆婆且寬心請聽媳稟

這是我命運壞連累婆身

這孫兒早晚間放騙打滾

回回的仗婆婆愛引孫孫

可憐那好飲食吃不下咽

盡留起與孫兒當作點心

不時間把孫兒担心得狠

真好是荒年穀掌上之珍

這孫兒命該盡無有福分

那怪得我婆婆把兒喪殞

轉面來尊夫君聽奴細稟

難道說兒廢命奴不傷心

這真是自落水命自該盡

全無有我婆婆過犯一分

尙且我夫妻們四十未滿

難道說到後來不得後根

人生在天地間孝順爲本

忤逆人有子孫定難長春

我勸夫息雷霆自思自忖

那有個人一死又可復生

到不如行好事把娘孝敬 自必然老天爺早賜麒麟
那逆子要李氏出來李氏又怕出來只得在屋內勸解那逆子
吵得天昏地暗日已落西忽見一個大黑漢將他一刀咬豹一
聲七孔流血而死此道光二十九年事可見不孝之人上天最
惡世之不孝者曷以此為戒

逆子自殺

昔有一個逆子姓程順義人氏他父親先年命喪丟下王氏母
親在堂王氏遵夫遺命苦守節操撫養逆子其間困苦難以盡
言及子長成請媒定婚擇期下聘到臨期之時打首飾縫衣裳
喂猪釀酒無所不至然後與逆子夫婦配合其後又生下一子

乳名長生此時王氏已見兒孫滿堂心中十分歡喜誰知逆子
心變凶狠無比每在老母面前常加毆罵一日老母抱孫兒長
生遊轉跌傷額痛哭不已急忙交與媳婦抱住猶哭誰知逆
子自外歸家聽得長生痛哭慌忙進來見他妻抱住長生痛哭
又見長生額上鮮血長流遂厲聲罵問曰

這一陣走得我汗濕衣衫

他妻答道
長生跌了

傷他額你心中慘不慘然是我把長
生跌了

不是你是何人傷他額面

咦那人我怕你
打他不得嗎

長生兒今為何子涕潛焉
你怎把這長生抱起迨轉
說出來我要他命喪黃泉
莫非是么內弟人小手軟

抱不住把長生跌下堦簷更不這不是那不是問得火濺

不說出我與你一陣脚光愛呀夫君你莫打我我

我合你夫妻間有何譴責不過是說出來我纔心甘

不是的今天婆婆抱起耍誤把他跌在地塢上面傷了你莫怪我不怪要打他死去活轉

以免得在世上我把眼牽

說畢就出外提棒打母其母早被媳婦支走他母出外只得走

女家避之不覺一路走一路哭曰

程王氏在路途珠淚滾滾思在前想在後好不憂人

自過門纔一年身懷有孕十月滿纔把這逆子降臨

三載內娘的苦數之不盡無乳吃爵飯喂費養辛勤

日日裡指背上屎尿來侵到晚來為娘的未得安身

不料得他的父早把命盡丟下了為娘的受盡苦辛

只說是養大了把娘孝敬誰知你骨頭硬變了畜心

做錯事說幾句把眼估定罵為娘老不死與賤同羣

十六歲定姻緣把你親迎三年多又纔產你兒之心

此時間兒有孫心內喜幸程門中接起了香烟後根

可憐我今日裡把孫來引誤失手把長生跌下埃塵

誰知道忤逆子凶惡得狠要把我來打死你纔甘心

多蒙得賢媳婦救娘性命悄悄的叫為娘出外逃遁

出門來不敢走隔壁鄰近只得是女家去或可避身

哭一聲雷神爺何不顯應 打逆子以免得帶壞世人
其母哭畢遂進女家去了這且不題再說程逆子自那日老母
去後三天怒猶不解每日訪問及至三天之上始知老母在妹
夫家內躲避遂藏利刃在身往妹家去一見其母故意曰長生
今愈矣可速回家他母從之及至半途逆子以及刺母腹而反
反入逆子腹腸出而死後屢埋其尸而常露地上鴉犬食盡乃
已報應之速何如哉

妒逆遭報

果城棗極溝周英兩歲喪父母蔣氏因家淡泊想道此子尚在
乳哺今夫已死恐難撫養成成人時有媒婆到家說道嫁夫養子

世間不少何不另打主意蔣氏聽信此話即說道必要家屋富
豪丈夫慈良方可媒婆探聽即言道定遠有一姓黃的人衣食
頗足但要娶一偏房小妾有你這番姿色又兼年輕那黃某必
然歡喜即與作合願將周英帶過撫育不上一月那黃某前妻
將蔣氏磋磨不堪這黃某又是個素行怕婦人的人一日那前
妻未在家中這蔣氏跪在黃某面前哭訴了一番

蔣氏女雙膝跪珠淚汪汪

尊一聲賢德夫細聽端詳

我今日嫁與你名節已喪

都只爲前夫死命運不良

兼我兒纔兩歲恐難撫養

斷絕了我前夫後代兒郎

那知道你前妻全無善狀

仗著他是正配辱賤偏房

到你家纔幾日一月未上
就把我來磋磨實在難當
白日裡與長工同把坡上
日又曬雨又淋去種種糧
或挑木或割柴或把牛放
倘若是有差錯便罵非常
做這些重活路我也不講
可憐我吃的飯多是米湯
你合他吃酒肉餐頓一樣
惟有我吃淡菜在那一旁
夫你那天吃飯時把我來望
私下裡拈塊肉拏與我嘗
過了後他把我又罵又嚷
還罵你無腦髓把我當娘
你那時也不敢把他怒嚷
因此上他待我越見不良
呀夫要討小你就該立個志向
爲甚麼全無有一點綱常
願夫君早把我安置別房
免得我在一處難過日光

磋磨我是小事我能忍讓

恐我兒纔兩歲難免無殃

蔣氏哭訴一番黃某嘆一口氣道你今不必悲啼爲夫自有主意於是將蔣氏安置別處與佃戶同一房屋居住時去時來那妻子見他次日出外隨後跟定總是鬧嚷自此黃某亦不敢去竟使蔣氏孤身獨處每天抱著孩兒哀哀痛哭黃某計出無奈打發蔣氏四十串錢憑眾退回分離之時實難割舍兩下不覺痛哭一場

蔣氏婦細聽我來把話講

皆因是我合你夫妻不長

爲丈夫討你來非爲別樣

只爲你生個兒承接宗祧

你姐姐他是個天殺孽障

欺壓我看賤你心恨似狼

你縱然跟到我也無望

到不如各自去守節居孀

與你錢四十串兒也可養

你切莫離了我又嫁別郎

惟願你到後來福壽長官

把你兒養成器高大門牆

蔣氏女忙收拾鋪蓋被帳

見丈夫磕個頭淚濕衣裳

來你家恰似那未嫁一樣

多蒙你打發錢裝住兩箱

我去後你暫且漫漫來訪

倘若是再嫁人上有彼蒼

從今後你切莫再把妾討

恐人家子女來不得下場

況且你難憂氣心不快暢

倘若是憂成病尚無兒郎

夫須當要把我話謹記心上

我的兒長大時纔報恩光

蔣氏啼哭出門回至周姓族下站扎不上兩月黃某前妻心氣

疼痛而死此是暗暗的報應那黃某意欲接蔣氏成婚蔣氏不

從將那四十串錢佃些乾田乾土勤耕苦積兼又績麻紡線將

周英撫養成成人至十八歲時娶妻吳氏亦甚年輕前十餘年事

事都由蔣氏作主還聽教管及到蔣氏年邁夫妻俱不聽約束

且把蔣氏全不當人刻薄怒罵無所不至可憐蔣氏嫁夫養子

受了無限苦楚幸遇丈夫賢良打發錢文退回將兒養大訖今

兒媳都不孝順日夜思想不覺傷心痛哭一場

細思想我的命實在堪嗟

想從前丈夫死把我丟下

我的兒你那時方纔學扒

可憐我家務窮年紀不大

只說是我丈夫養活於他

幸丈夫憐憫我性命意嘉
 任隨他磋磨我受苦無涯
 可發錢他叫我養兒興家
 只望他夫妻們孝順可誇
 雖從前失過節老運還佳
 他見我年紀邁全不當媽
 刻薄我穿與吃實在苛加
 他罵我失節人莫要當家
 又恐怕他心中越見恨煞
 實令人忍不住口嘆心嗟

都被那惡雞婆把我來壓
 叫黃郎開雀籠放鳥出柙
 及長大纔與他說個結髮
 也不枉我受苦莫使人罵
 誰知他夫妻們人大心大
 凡一切家務事任他鋪拏
 若有事冒了火他又大罵
 我要想去投人不依他話
 這樣的忤逆子真難忍下

蔣氏日夜悲啼那周英夫婦全然不知省悟今年七月初七日
 蔣氏拏兩升黃豆意欲煮豆豉下飯周英一見順手搶去罵道
 你這老婆子還想吃豆豉媽我有一個東西你吃不吃說罷竟
 將黃豆拏上街去賣了蔣氏忿氣不過去取香三炷點在地坎
 內邊哭邊罵

罵一聲周英兒不孝彌天
 我為他難撫養曾被人嫌
 都是我受盡苦得的銀錢
 抵觸我衝撞我全不怕天
 他罵我有句話不便出言

我為他難撫養曾去嫁男
 到於今略略的有點衣飯
 他意滿忘却了我的恩典
 煮豆豉是一宗些小事件
 這孽障該殺的諒必遭譴

難道說老天爺不加罪愆
唯願得眾神聖威靈大顯
誅戮此忤逆子命歸九泉
蔣氏將周英如此咒罵誰知那周英趕場回家有七八個人同
路只見一股狂風將周英吹倒在地一命而亡急忙揩回殯殮
及淨身時只見橫身都是刀口並無有血跡俗云甯遭父母手
莫遭父母口此言信然

逆子分尸

儀隴縣離城四十里有史家村有個史爲柱娶妻唐氏所生三
子長名善富次名善榮三名善貴俱已完配善貴之妻乃母家
的姪女隨姑爲媳爲人賢淑素行盡孝爲柱身故獨有善貴性
傲吵鬧分家母吃輪供過日善富善榮孝心到好怎奈兒女甚
多貧窮無措善貴人少家厚忤逆不孝母就該他家供養有食
不奉私自煮吃反抵觸凌辱他妻唐氏見夫忤逆遂跪在地下
大放悲啼勸曰

唐氏女跪塵埃珠淚滾滾

尊一聲奴的夫細聽明分

善貴說聽見
了有何話說
爲的是

妻今日苦勸你不爲別事

那宗呢

爲的是夫平日不孝母親

我不孝母親有你甚
相干希罕你勸夫呀

曾不思母懷你苦之不盡

足足的十月滿方纔臨盆

人生天地間那個不生
兒女這是該當的嗎

三年內在懷抱劬勞苦甚

飢與食寒與衣朝夕殷勤

他要生
兒說得

洗屎尿襠背負毫無厭憎

娘睡濕兒睡乾一片婆心

世間待兒待女誰個不是辛苦何止他媽

懷胎苦養育恩說之不盡

為人子須當報罔極深恩

為子限定要報母恩纔要得我是彈人我偏不報又看怎麼 夫君呀

為甚麼母養你骨頭纔硬

與大伯合二伯就把家分

曉得甚麼古言道人 大分家樹大分樞

分家後吃輪供是母正分

親養小兒養老金金還金

他吃輪供該我那一個月我又未曾不養呢夫君呀

為甚麼有好食不把母敬

有好衣不與母蔽體遮身

老年人只要他不冷 倒不餓倒就是了

從今後須當要培補根本

母吃好母穿好纔盡孝心

想到想孳好的與他吃與他穿莫把他慣成不好咬呀夫君呀

試看那羊吃乳雙膝跪定

鴉反哺也能夠報答母恩

空話莫說多 了我不愛聽

人本是萬物靈不如蠢性

枉自在塵世上走了一巡

那史善貴終是不信唐氏見得丈夫如此暗地敬奉婆婆多少一日母在他家滿了日期唐氏心想哥嫂貧窮恐母難過日辰悄悄攜米二升拏錢一百用搭連裝起拏到嫂嫂家內婆婆慢慢着吃命子長生牽送此時婆媳分離苦情一言難罄急命長生背之婆孫出門將走兩根田坎三子善貴自外回來長生見父丟了搭連就跑母見兒來大驚逆子提起搭連一看見有錢米罵道你這老婆子吃了我的還偷我的嗎母答曰非也行孝

媳婦拏與娘過端陽稱肉吃的逆子聞說罵道不積家的狗婆
娘老子回來筋都抽了你的提起搭連便走母恐兒回打媳婦
便轉至柴門外竊聽逆子進屋將妻搥住飽打一陣妻問曰夫
今打奴爲何逆子說誰叫你把錢米偷與那賤老婆子打死你
無論妻曰是你的娘天倫的父母兩位哥嫂貧苦飲食不敷明
日又是端陽節夫不留母過節故妻子拏點錢米與婆婆稱肉
過節無非是做媳婦的一點孝念善貴聞說愈怒又是一陣罵
道那個老賤婆你都盡得許多孝道莫把他慣式了母在外聽
說大哭罵曰

史唐氏跪塵埃喊天叫地

尊一聲過往神細聽端的

自幼兒配史郎夫妻恩義
不幸得我夫君中年死矣
我大患合二患都有孝意
平日間與兄嫂全不和氣
難管東沒奈何各自搬移
善富兒善榮兒人口濟濟
善貴兒人口少年有餘積
我只說到他家不得憂氣
誰知道忤逆兒養育不記
他雖然不孝我有傷天理

生下了三個兒接起後裔
留三子苦得我撫養成立
惟獨我三兒子枉費心力
常角孽吵分家撻東扳西
吃輪供三個兒輪流不替
每年中用費多少有穿吃
因此上錢合米鬆活得些
吃好的穿好的富些安逸
私自吃私自穿禽獸東西
多虧得唐氏女是個賢媳

今日裡供期滿往富家去

媳念我到他家難受餓飢

暗地下穿錢文又搗白米

拏與我到兄家好過節期

忤逆子回家來看見不喜

發了怒將媳婦拳打腳踢

逆子

全不想你家產從何而起

苦為娘與你父當初掙積

縱拏點錢與米小事而已

又何必在家中吵鬧不已

忤逆子憂得我有些酸氣

題將起不由我腳踏地皮

關聖帝有靈驗快收逆子

如不然誰信神前來敬你

哭罵一番、想道、親生兒子不孝、留這老命何用、意欲投水、遂向

堰塘邊走、忽見一個孩童、走進前來、喊這史婆婆莫忙、我送個

西瓜與你、史母接過西瓜、那小孩子化陣清風而去、史母一看、

並非西瓜、乃是一個人頭、鮮血淋漓、母便唬倒坐於地、唐氏

不見夫、打回頭、見一人、蹈足舞手、又無腦壳、遂喊叫丈夫、不知

誰人所殺、害了奴家了、不免報與婆婆、哥嫂知道、走出門外、見

母在堰坎手裡提個人頭、唐氏連喊數聲、婆婆呀、史母如夢初

醒、唐氏道、丈夫原來是婆婆殺的、母曰非也、是小孩子拏與我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的、少時兩個哥嫂得知、四鄰來看、眾言是丈夫打妻、妻纔殺夫

神譴敗子

會圖宣講集要

卷上四

逆子分尸

二十三

道光二十九年後四月十三日壁山縣新出一奇案在星寺側劉家灣有一人姓劉名光燦年二十五歲糊行亂為從先有二百多穀被他嫖賭蕩費連父母衣食都甚艱難其妻王氏每日苦勸不信終日他那場伙上賭錢不管父母的衣食王氏每日紡績度活因他文夫嫖賭朝日憂氣遂成一病於道光二十八年病體越發沉重自知不久陽世想他一死不打緊公婆無人侍奉丈夫又不誠實想到這般情景那時見丈夫進房遂哀哀痛哭勸道

王氏女起病牀咽喉哽哽 止不住珠淚落濕透衣襟
夫進前為妻的有話告稟 光燦說你有話說就是為甚麼哭哭啼啼呢

怕的是我夫妻兩下離分 人吃五穀生百病未必說病就要死的不成嗎

為妻的這毛病危急得很 倘死後望夫君好生為人

未必我做的事那些錯了嗎 夫做事為妻的不敢談論

高堂上二公婆好生奉親 未必我那一天沒有拏飯我爹媽吃嗎

想當初二爹娘苦把錢掙 二百穀都被你化為灰塵

那是我時運不好纔把田地賣了的 夫賣田莫說是時運不正

皆因你愛嫖賭就把家貧 傾了家連公婆衣食不問

我紡績買米回蒸粥奉親 你婦人家不績麻紡花未必光坐倒要不成嗎

妻在時到說是望我苦奔 死過後全靠著夫君一人

須當想二公婆生你情分 且不可照從前浪費金銀

是嫖賭莫去做務戒乾淨 尋一個好執業奉養雙親

我去觀錢也不過望贏錢來侍奉雙親怎奈我的時運不正回回都輸所以無錢侍奉這只怪得我點運未必願得

自古道賭錢人起心不正 到場伙個個心都想贏人

下地來把錢銀一概輸盡 未必那賭錢的盡是輸就無有贏的嗎

就贏錢也花散難把家新 難興不起家也鬆得過手

鬆過手不過是一時光景 若輸了那時候終身受貧

夫不信就拏你自己較論 為甚麼二百穀不存毫分

愛你總是抵我老實這下我不去賭了若再去賭錢只怕我的手會斷

戒了賭我的夫就是萬幸 但還有一件事我不放心

你還有那一件事不放心的呢 不日間你又愛談閨道闊

凡見了人婦女就想姦淫

意你婦人家還曉得甚麼陰騭嗎 殊不知犯了淫陰騭就損

你聽見他們宣講那 我曾在宣講場常去聽聞

些先生怎麼說法呢 他說是犯了淫罪大得很

勝過那拏鋼刀去殺死人 這犯淫就有那般的大罪嗎

那鋼刀殺死人只傷一命 姦一婦就殺了他的滿門

個個說他父母閨門不緊 是娘家親合戚無臉見人

他公婆他丈夫羞更難忍 到後來有兒孫頭也難伸

這是說犯了良家的婦人纔是那般罪像我是嫖娼去了錢該無有罪過嗎

夫莫說用錢買不把罪定 這娼家害死人禍也太深

進院房不要臉樣子做盡 假風流不過是哄你錢銀

繪圖官請集要

這下我無錢
了他共那樣
我相交的比
不得那些

若中了那淫毒大瘡傷人

我嫖又未
見生瘡

無有錢你看他認也不認
就有情他的身也不潔淨

未生瘡到於今家業嫖盡

害父母沒穿吃傷不傷心

夫我死後莫要嫖家財要緊

娶房妻接夫的香烟後根

到屋時有件事務要教訓

早晚間事公婆須盡殷勤

說不完我夫妻分離情景

望夫君一一的謹記在心

王氏那夜勸夫已畢次日遂死了光燦安葬過後將妻言盡行
忘却嫖賭更甚至二十九年後四月十三日他父只得尋到賭
場將他找回責罵於他道

一見得小奴才咽喉氣哽

非是我咒罵你敗家兒孫

到於今我二老這般光景

虧得你還在賭忍得良心

想從前你的娘懷你有孕

十個月都是那胆寒警心

到生婉他痛得人事不醒

陰陽界鬼門關走了一巡

檢起看是個兒喜之不盡

早晚間撫引你好似寶珍

怕你飢多買些糖食糕餅

怕你冷又縫些布服衣襟

或傷風或痘痲即許願信

少長大就與你接門姻親

說不完愛見的那般情分

無非是望著你長大成

誰知道小奴才不習正品

朝日裡貪嫖賭惹火燒身

一分家都被你糟蹋乾淨

我二老沒穿吃全不關心

神龍敗子

王氏媳他在時到還孝順

苦紡績買點米度活光陰

自從他死過後就打斷頓

餓的我年邁人脚不栽根

莫奈何我纔在四處找問

今又見小奴才在賭錢文

你這種敗家子真真糊混

恨不得將你手砍斷一根

光燦被父罵畢遂順口答道再若賭錢怕會斷手誰知正當神

靈顯那夜忽見關帝命周將將他右手砍斷一時人事不醒

又見二惡鬼青臉獠牙手執銅錘把他生魂拿到陰陽界來在

鬼門關見有無常爺雞脚神牛頭馬面腰插虎牌手牽鬼犯左

右有一員官正在審問光燦見得甚是驚駭鬼卒說
皆因你平素間不肯信善 愛嫖賭把父母丟在一邊

關聖帝將右手已經砍斷

命我們拿到你鬼門關前

眾差哥他押來這些鬼犯

善與惡三位官考察一番

判分明他然後發落十殿

或投生或坐獄善惡昭然

光燦聽說越更害怕哀求放他

若要我放你轉事猶在緩

要看過十殿刑好勸人間

來與我在頭殿前去看看

望鄉台就在此你可願觀

光燦隨鬼卒在台上一看連他父母都看見了鬼說

望家鄉你父母都得看見

光燦要喊鬼說

你莫喊陰與陽隔了天淵

下台去有黑洞陰風慘慘

過了洞就要到奈河橋邊

光燦隨鬼卒過了黑洞見洞口有人生不免四大大字又有三條

岔路鬼說

人有生必有死個個不免

三條路走的人不得一般 上一條忠合孝實在體面

金童接玉女送快樂天仙 中一條走的人善惡相半

下一條走的人萬惡滔天 過了路奈河橋是塊木板

有銅蛇和鐵狗吃人無厭 光燦在橋上一看見那走下一條路的人盡被惡鬼叉下河去了 你看這男合女自有千萬

了鬼 在水內被蛇狗把他肉餐 過了橋有城池就是頭殿

殿脚下孽鏡臺右邊高懸 光燦來至頭殿見惡鬼押些罪犯台下跪起鬼說 將孽鏡照出來拿他自觀

跪這些他不認陽世罪犯 隨我到二殿去越更森嚴

頭一殿這刑罰還不算慘 來至二殿光燦見那刀山白如雪銀惡鬼抬些罪人往上一拋遍身穿過鬼說

這刀山你看見胆不胆戰 光燦說實在嚇人

那還有鉄磨研油鍋熬煎 光燦看那邊果有二鬼推一大

見一口油鍋燒得飛滾扎 不要怕你同我寒冰獄轉

有數人他怕看得鬼說

光燦來在冰地獄見多少男女打個白身

頭長白毛在那叫冷光燦也冷不過鬼說

等一等轉過去就是火山 來在火山光燦見一些撥火鬼

人燒得烏焦巴黑光燦也熱 熱得很但想你父母恩典

得難當哀求鬼卒放他鬼說 剝他皮為的是把人攻犯

除卻了心頭火自消狼烟 光燦一想多娘果真不熱來至

剝眼或在砍脚或在刮臉鬼一一說 剝眼目他愛把賬目改添

砍脚桿是訟師與詞告官 看不完這刑罰要過黑暗

續國宣講集卷之四

獄中裡不看見隨著亂窺光燦隨鬼卒過了黑暗地獄來至四殿見一血河腥氣難聞有

無數婦人坐在河內鬼說為的是在陽世污穢竈前

灶門上烤鞋襪又烤衣衫

吃了飯灶頭上擺住一灘

小娃家屎和尿擺在皂邊

又只見將軍柱又拔舌尖光燦聽說將軍柱朝上一看見著婦一婦惡鬼將舌抓出尺長

用刀就割下那婦叫苦難慘鬼說

凡百事由著他一張嘴番

調唆的鄰家人全然不安

大小月身不潔也去遊轉
早晨家他纏脚都對竈面
冷起來伸雙脚灶門去烤
血河內不知他何日坐滿
在娘家刁嫂子妯娌爭戰
出嫁時不由他公婆教管

說一句還十句心裡纔甘

惹著他牛皮氣就要冒烟

指東瓜罵葫蘆咒罵幾天

男子漢看成了兒娃一般

些小事就挾忍告狀枕邊

刁丈夫要分家各坐一邊

莫管他到五殿去看的端光燦來至五殿惡鬼押些婦女或將鐵纂燒紅擎他頂起或將鐵圈燒紅擎耳帶起或將鐵釘燒紅釘在板上像花樣一般要他擇完那鬼說道

這婦女他不素愛的妖艷

週圍的那草花戴得凶險

在他那丈夫前更不來顧
或背時或倒灶由他亂噉
總誇他婦人家甚有能幹
妯娌間每日裡說長道短
說嫂嫂與弟媳他把強佔
因此上那惡鬼把舌割斷
戴滿頭銀首飾好似魚船
兩耳上帶滾龍頭頂鳳冠

續國宣講集卷之四 神譴敗子 二十九

是胭脂合水粉抹住一臉
 還說是不好看額搽粉胭
 穿一件花花衣欄杆載滿
 燈籠種屯字格架在兩邊
 高底鞋拏雕空粉放內面
 印在地說他是步步生蓮
 卧單上挑龍鳳還挑字眼
 帳簷子繡日月且繡八仙
 又艷妝又廢字銀錢花散
 五殿上因纔把地獄新添
 那鐵纂百斤重都過火煉
 滾龍珠幾十斤一對鐵圈
 插字所是鐵釘釘在木板
 他生平做多少要他擇完
 嘆不完這刑罰又聽叫喚
光燦聽鬼卒叫喚抬頭一看只
 有城一座並不見人只聽哭聲
 那鬼
 說道
 此乃是叫喚獄緊把門關
 他在生把五穀全不上算
 多喂此雞合鴨好把肉餐

小娃家吃飯撒撒不檢點
 喂猪狗還要拏粟米去貓
 因死後關在此拏他餓飯
 未說畢見婦人擲在高杆
鬼使正說之間見高杆那一個婦人惡鬼
 拏刀把肚割破腸肝跨住一口鬼道
 綁這婦他心腸不如牛犬
 又打胎又溺女罪大無邊
 他說是兒女多房慾不便
 每日裡要吃飯又要衣穿
 一有孕暗地裡就把藥吃
 吃下肚就打下血包一團
 如不然生下地他就蠻幹
 或灰包或火酒或尿桶淹
 眾惡鬼把毒腸恨他割斷
 莫憐憫我們走大殿來看
來至大殿光燦一見劫婦極美來一男人調戲於他
 他越妖豔這男一抱遂成銅柱內面有火難脫鬼說
 這銅人見嫖客他就會變
 變一個妖豔婦送你上前

抱倒起是銅人內燒火炭
化成灰孽風吹又還魂轉

燒得你遍身上都起黑烟
嫖幾回抱幾次苦實難言

看起來貪淫的陰刑更慘

那旁的還坐着幾位賭官

光燦看那邊果有四個銀錢的坐的鐵板
橙鐵棹子打的鐵牌都燒紅了的鬼說

賭錢人在陽世他不信的

說闖牌完意事沒得罪愆

拋正業壞良心家務飄散

教壞了兒合女全學賭錢

為賭博每每的多出命案

陰間刑纔制得這般森嚴

大殿刑一時間難以盡看

到七殿我與你漫漫細談

光燦隨鬼來來到七殿見有的在砍
腦髓有的在割耳根那鬼卒說道

砍腦頂割耳根不為別件

為的是愛聽那婦人唆言

他父母說那樣若未聽見

婦人家說一句如聖旨傳

就叫他倒尿桶他都去幹

似這種沒腦髓耳軟如綿

因纔把他腦頂用斧砍爛

兩個耳都割脫斷不怨寬

七殿刑罰猶未看完來在八殿見有碎剛的
有開腸破肚的有砍手砍脚的極多那鬼說

八殿刑實在多難以盡嘆

都皆是處治的不孝兒男

那旁邊又套去罪犯一串

看他到九殿上怎麼團圓

來在九殿光燦見綁一人惡鬼將舌頭鉤
出又見一人惡鬼擊蛇向嘴放進鬼說

這兩人那舌頭好似利箭

無說有有說無殺人無厭

或時說某家女跟人趕漢

或時說某家婦偷交長年

再不然逢著人譚事就訕

輕賤嘴好與人混名亂安

人
有事他與你兩邊說爛
因此上鈎他舌放蛇嘴間

本
得把九殿到再說再看
怕的是過十天你難回還

隨
我到轉輪殿放你回轉
有老婆在賣茶切莫要餐

來在十殿甚是熱鬧有穿靴戴頂的有衣冠平常的有拖
衣落食的有披六畜皮者種種不一又見一牌上寫為人
容易做人難再要為人恐更難欲生福

地無難處口與心齊卻不難那鬼說道
此
乃是轉輪車隨着他轉
轉出口就到了你的家園

謹
記著十殿刑刻板出勸
勸轉人你或可免些罪愆

光
燦扒倒車輪一轉不覺一驚口即能言眼猶未開他父聽得

都
有韻腳速請人寫起那時看有數千人他醒時石手斷了已

抬
不起刀痕尚在光燦藏蓋此手痛不可當拏出勸人手又不

痛光燦無奈只得四處曉諭將手示眾不敢停留如此案看來
這報就活顯砍手又拏到陰間刑罰鬼卒都引看還陽一一記
得全刻板四處親來勸個個總要正心田

文玉現報

你們請聽這又說一個不安父母的凡人惹禍告狀兄弟不和
妯娌不睦不安父母心固是大罪但家庭中言語細故父母身
邊的事一天至少總有幾件或有心觸犯或無心違悖父母心
上不安都是大罪這有一案他犯的罪都是我們在家常有的
事易犯的事你們請聽仁壽縣黃龍溪場上有個李文玉頗有
家財他胞兄開槽坊折本他父親就是文玉一人供養這也算

是孝道就是性情不好在父母前全不體貼兼之一人獨養臉上常有德色口中盡是功勞所以惡言惡語凡是他父母行爲毫不依順他父母將就過日自古道忤逆還生忤逆兒偏有報應他一個孩兒叫李貴保十七八歲鬪口回舌活像他一巴掌拍下來的一日文玉的父生期場上老輩來家拜賀文玉叫貴保安排棹橙幾次不耳文玉生氣說雷打你他兒就嚷起來說你老人家開恁大的誑哪雷要打先從你打起文玉說我甚麼該雷打貴保說我要與你說幾般出來麼文玉說你就講貴保說你怕我講不出來嗎

叫眾家莫忙坐都請靜聽

莫說我講家醜父子無分

我是兒我自然該當承順

你有親你就該體其親心

自從我大伯伯生意折本

你纔叫爹與婆來把你跟

這幾年你就像有理百姓

爹與婆活是你下屬之人

有個事問十句不愛答應

說句話動不動黑臉掀唇

爺與奶做的事都說不稱

只落得吃碗飯何嘗安心

文玉說你說這些空話做甚麼你爹與婆我一人供奉那些還不安心貴保說管他就說幾件事眾位老輩聽看安心不

那一回大伯伯來借板凳

我婆婆想留他吃飯回程

看見你黑起面怕你發性

悄悄的合眼淚送出後門

眾位說一頓飯這般要緊

我婆婆到牛來飯不願吞

那有高年的叔祖說文玉你哥子窮了一頓飯都討不得吃你

母親心何安難怪你兒子說你女玉使
氣說算我錯好兒貴保說好兒哪還有哩

那一回三舅公來看婆病 爹爹說老弟兄素不到門

提起壺來打酒你不應允 說著他愛留客怎樣相親

我爹爹冷板凳陪他一陣 莫奈何燒壺茶把他待承

女玉說那是你三舅公不會 論酒量二十杯寬寬剩剩

吃酒嗎貴保說不吃燒酒 你為何恨留客做作老親

厚些等父母生歡喜心纔是道理况是你母舅叫父母心
裏如何過得文玉埋頭說算我錯好兒哪貴保說還有哩

那一回二姑娘來報喜信 婆婆說去送禮物太輕

纔叫你買雞子添個禮信 你就吵他愛女不顧兒孫

我婆婆為這事憂起心病 到於今一提起眼淚淋淋

他叔祖說這事你母親那回到我家對我老婦人都說過
的哩女玉姊妹連肝胆人家姐妹嫁出去窮了父母最痛
不過的兒子還要供你衣食使父母安心况是喜事一個
雞子值幾何等你母親憂氣難怪你兒子說你女玉說是
又算我錯你儘說些做 麼子貴保說還有哩 那一回董大娘來家借秤

我婆婆憐憫他身無衣襟 施一件破衣裳與他穿定

你估住脫下來個個麻筋 他叔祖說這是好事人家還怕
來你母親臉上如何過得文玉憂氣大 父母捨不得施濟你估住脫下

聲說你還有說的沒得貴保說還有哩 對門的楊大娘他會打餅

去年間辦年貨接他過門 他一見我婆婆十分恭敬

我婆婆也愛他規矩小心 臨行時婆叫媽乾盤安頓

大米花取兩斗送與他吞 你把嘴敲一下媽就不敢

鬼崽鬼親自看見我敲嘴的貴 文玉過不得論就冒火說你這

保說

他叔祖說敬人者人恒敬之人家恭敬你娘你娘也恭敬他正是你當恭敬的人連那些微禮節都不替娘想嗎文玉說我的老子你該也沒得說的了貴保說道還有哩

你醉了在席上抓倒打人 在會人第二天要講理信

是爹爹茶館去磕頭邀人 回來時你倒轉埋怨一陣

我那回 你說那昏老的無故丟人

他叔祖說這就大不是了凡為兒子在家出門不酹酒不惹禍攪得父母落心你撞禍你父親與人磕頭就是你大不孝你倒轉埋怨他這事你就沒得人氣了文玉越發難過說又算我錯麼小老子你該沒得說了貴保說偏還有

的說 那一回請帮工去把棹淨 到晚來七個人端起酒等

你纔把肉罐子提進房門 文玉又不過意低聲說那娃兒說出那一到箍的話來

眾老人若不信還有見證 他與妹揀一個瘦肉偷吞

你說那老爹爹愛講禮信 請帮工有飯吃天大情分

今夜晚不擺肉看他會悻 要叫他老臉皮瘡那不瘡

若不信請爹爹出來對問 倘若有一句假都不是人

他叔祖說這樣說來你絕沒有順承這也難怪他說文玉說你老人家莫信他的又向貴保說算我怕你去擺酒老實說就概是我錯嗎貴保說

管他就說爺爺的錯請問各位在家爹娘有錯是如何待承

說 輕言緩語和顏悅色的勸如其不聽託請父母相好的人勸

若都不聽兒子背地哭泣自己責備父母自然感動了 貴保說

那老人家看說
句好話沒有

那一回推車的門外使性

我爹爹拏拐杖打他上身

那車夫就要騙些門外滾

認他的養傷錢二百錢文

眾位想二百錢有甚要緊

他把爹喊半天不敢回音

好嗎你讓我能嗎我

說你的糊塗巴也多得意

為甚麼責備我自不思忖

有罐罐有銚銚生成一定

未必你栽臭草望長人參

那眾客都笑起來說好只說那些我們坐席罷那文玉坐在門
限上滿面通紅不覺傷心縮鼻打孔哭起來了說

鬼崽崽他說話句句加釘

一椿椿問向我看死人

這一陣我的臉被他掃盡

要鑽地這地下沒有個門

幼小時教讀書說沒記性

是我的餛豆腐偏記得真

他記的那些人個個肯信

估眼睛蟲背骨好石傳聞

這纔李文玉活眼報應

屋檐水點點滴不差毫分

勸眾位有兒子先要孝順

莫像我滅了口忍氣吞聲

眾位勸一陣席罷各散隔幾天永安橋下開會有人來場上講
聖諭文王夢周將軍鎖至關帝廟責他不孝雖是一人獨養
心中輕薄父母發付爬心地獄其子貴保是文王的報應但揚
親之過全不思講減其陽壽數盡之日勾入地獄從重議罪不
數日文王暴死其子二十一歲天亡僅遺一孫你們想那些都

是我們家中常有的人家兒子媳婦易犯的急宜猛省快快回頭纔好

水淹達昌

四川省夔州府開縣一人姓余名達昌父早喪母甘氏自幼撫養成人家屋淡泊略有幾十串錢可度衣食怎奈達昌不習正業每每不孝母親日嫖夜賭不數年間幾十串錢盡行銷化衣食難度其母紡花與人洗衣度日每日菜羹充飢口積牙屯纔積得線子四斤半裝入箱內放定誰知一日達昌在外賭錢輸了無錢開消心想無處擺計只有我母箱藏線子四斤半如何得出今在子更時候挖孔拆壁將箱子拖出打開取出線子賣

錢一千八百以好開消賭賬是夜果然如此行竊他母睡到天起來一看不見箱子四路找尋走至門外看見箱子打開一看無有線子只說賊盜偷去這樣貧窮如何得了不覺心傷轉來跪在灶前慟哭起來

跪灶前不由我珠淚汪汪

想起我余甘氏好不淒涼

十六歲過余門四德常講

二十歲生一子名叫達昌

夫妻們有了子常常快暢

苦撫養教訓他要學正行

又誰知我的夫時乘命喪

三十歲染一病病入膏肓

伴牙床事湯藥親自遞上

祈神聖悔罪過各廟燒香

藥不效神不靈無有方想

三日病我的夫遂夢黃梁

臨終時我的夫細對我講
 吩咐我三件事總記心上
 第一件我老母要妻孝着
 第二件我的妻苦守節孀
 第三件我的兒慈良教養
 因此上遵夫言至死不忘
 我的兒自夫死孝順不講
 教訓他務正業惡言抵擋
 又嫖賭又殺牛喪盡天良
 不幾年我家庭被他浪蕩
 只落得紡棉花又洗衣裳
 日洗衣夜紡棉苦楚不講
 可憐我八十歲一個老娘
 飢無食寒無衣不像人樣
 每日裡餓得我戰戰糠糠
 牙齒上損出了線幾十兩
 湊起來異日後安葬老娘
 昨夜晚遇賊盜入了莊上
 四斤半好銀子偷去慘傷

這線子好似我命根一樣

這賊盜偷了我如何下場

灶神爺你定要將賊報償

聽人家每講你靈驗非常

若不是我老母無人供養

我情願短命死命見閻王

甘氏哭了一場並不知線子是他兒子偷去了只得天天啼哭
 咒罵不了你看如今的天報應甚速第三天他兒達昌與人又
 殺一隻牛將纜破開肚腑他就把個牛肚子拏下河去洗他叫
 夥計趕忙燒火辦起作料我就洗打回來誰知惡貫滿盈天理
 難容走至河邊一石頭上把牛肚子纜洗兩下兩手一鬆牛肚
 向外一浮達昌伸手一抓兩脚一虛一倒栽葱栽下水去就淹
 死了誰知灶神譴命一羣惡鬼將他打下水去夥計叫張黃毛

把火燒起鍋已洗了作料辦起怎不見犖牛肚子回來張黃毛
走至河邊一看只見河坎鞋子一雙浮起牛肚子一個張黃毛
看此情形必然淹死無疑忙轉回來誰知殺牛之人惡有惡報
黃毛灶內起火將他房屋一火而焚家業盡行燒完張黃毛哭
哭啼啼走至余達昌家下與他母親報信說出達昌淹死他家
屋又盡被火燒說了一番甘氏聽得此言前日失盜還在啼哭
見又淹死陡然倒在地下氣死轉來哭道

聽一言不由我哭聲大放 想起我余甘氏好不淒涼
不幸得我的夫早把命喪 高堂上我還有八十老娘
生一子名達昌不學正項 他情性是一個忤逆兒郎

我先說百年後有子送葬

誰知他水淹死沒得下場

守節操到六十孤魂同榜

天老爺磨煉我爲的那樁

莫不是我前生曾把德喪

少修積纔使我這班下場

又無子又無夫病多身上

又貧寒又孤寡苦楚難當

日傭工夜做活都還不講

賊又偷兒又死怎樣下場

我婆婆八十歲尙缺奉養

怕的是不久日命見閻王

甘氏哭了一陣不覺昏倒在地見一黑漢身穿金甲說道余甘
氏休要啼哭吾神灶君前來指點於你前日賊盜偷去線子並
非別人乃是你子達昌不務正業不盡孝道吾神譴責死墮地
獄吾神早奏上帝念你苦守節操善事老母節孝兩全俟你功

行圓滿接上天宮登節孝神位玉帝賜你金銀一百現在灶後石板底下拏與你奉養老母牢牢緊記吾神去也甘氏暈死轉來纔知線子是他兒子都是神譴淹死也就不哭了又在灶後取開石板果得金銀一百至此以後衣食用度頗豐老母百壽九十八歲無疾而終甘氏百壽九十四歲臨死之時左右鄰舍聽得笙簫鼓樂聲音上登天堂從這案看來天之報應當善罰惡絲毫不爽

王經怨妻

昔有一人名王經親生之母死了那時王經纔得三四歲父娶晚母將他撫養成人不料他父死了丟下晚母在堂王經成立

娶妻邱氏不賢王經聽信妻言屢次不孝將晚母當作路人每日又咒又罵百般凌辱十餘年未喊晚母一聲媽媽凡有飲食同妻子兒女私煮私吃不令晚母得知妻室兒女衣食穿得華美晚母衣褲破爛凍餓得面瘦皮黃寔難過日又不敢說只得在房中埋怨丈夫悄悄哭啼道

老頭子你討我只說到老
誰知道你死了便無下稍
丟爲妻受孤單怎樣得了
你兒媳見了我怒罵不饒
要挑水要推磨要扯猪草
衣無穿飯無吃凍餓難熬
我當初苦守節何等不好
悔不該嫁過來沒有下稍
夫何不接我去冥府坐到
免得在人世上受盡煎熬

後母朝夕啼哭，難道沒有神知？堂前有香火神，家宅有土地神，廚房中有灶神，房中有屋漏神，皆前屋簷童子神，虛空有過往神，人身上又有三尸神，晚母口難不言，心中常常怨恨，望眾神靈早加報應。王經之父，他在陰司得知此事，即到本縣城隍告狀，又訴於閻君、城隍、閻君大怒，隨命鬼隨著王經父親的陰魂，到他家中大顯報應。他長子十二歲，陡然吐血而亡，不上三天，老二纔九歲也吐血而死，妻子邱氏生大麻風，又得氣脹病，不上二年爛骨節，爆肚子而死。王經害眼睛，兩眼皆瞎，疼痛不止，痛了半年，受苦不過，不覺放聲大哭一場。

獨一人坐家庭，珠淚汪汪。一想起我於今好不淒涼。

大兒子十二歲他把命喪	不幾天又死我九歲兒郎
兩個兒年輕輕正在好長	為甚麼齊吐血個個都亡
邱氏妻生麻瘋又病氣脹	不一年骨節爛爆肚而亡
死了兒又死妻都還不講	為甚麼又瞎我眼睛一雙
肚子餓想吃飯無人遞上	口渴時想吃茶又不得嘗
解小便無人牽痾在褲上	出大便無人牽不得下場
莫奈何摸起去是不穩當	有一回失了腳跌在糞缸
想起我這苦情實在難講	比那些坐牢的更加慘傷
老天爺報應我為的那樣	自思想我無有害人心腸
想先年待父母我也孝養	我只有待後娘做事不良

每把他不當人又罵又嚷	十幾年未喊他一聲媽娘
好飲食自己吃不把他養	到冬天又刻薄晚母衣裳
缺了飯他餓得實在難講	無衣穿他冷得戰戰糠糠
把從前做的事心中一想	我王經實不如烏鴉羔羊
那烏鴉他知道反哺奉養	那羔羊他跪乳也知孝娘
我王經披人皮枉在世上	為甚麼順妻子不孝後娘
這都是耳朵軟聽妻亂講	到於今我只得悔斷肝腸
在先年我只想妻言穩當	那知道竟害我沒得下場
我今日苦不過把你怨嚷	罵一聲邱氏婦害人婆娘
你不學賢德婦勸夫孝養	偏唆我孝順人不認高堂

無怪你生麻瘋爛得不像	無怪你爆肚子死得慘傷
我不願賤婦人受甚刑杖	只願你拔舌根割心抽腸
到於今悔不轉錯把當上	我只得訴罪過禱告上蒼
我情願痛心改不學舊樣	望天爺保佑我眼目復光
勸世人孝後娘莫學我樣	怕的是受惡報難見閻王
王經痛哭悔過本出真心	怎奈惡貫已滿悔悟遲了
忽然倒在地下見他的父	活捉到陰司受那一切刑法
將他拋刀山下油鍋剜眼抽腸	一家死絕家業田地歸於後娘
執掌官壽百年而終家業歸於祠堂	以作祖宗的發祀你看王經受此
惡報豈不畏哉世上有不孝晚母者	當細思之

逆媳斫手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理民府新出一案在大灣場洞子口有一逆婦係羅耀先之妻譚氏素不孝敬婆婆事也多端一言難盡但說那一日他婆婆陳氏思想肉吃叫耀先上街稱肉二斤回家譚氏也不煮來奉婆婆遂私自炖起吃了婆婆全然不知又向耀先說道見呀可憐娘這幾日想吃油暈緣何與你說了你都不稱點肉回家來吃耀先答道昨朝兒已稱肉二斤歸家莫非你媳婦忘却未與娘炖麼耀先遂問其妻妻反強辯說娘已經吃了耀先素知其妻忤逆欲要罵他苦無考驗只得又上街稱肉二斤叫妻炖湯奉母譚氏媳也不動身耀先只得

自已辦起奉母譚氏反大怒道昨場那老賤婆纔吃了肉今天又要吃肉遂將肉撥在灶前灰內耀先看妻譚氏凶惡更甚耀先見妻如此凶惡只得忍氣吞聲暗憂成疾於是年八月初五日病體越發沉重自料不久人世想我一死不打緊兒方二歲父母年高妻又不孝想到於此情景不免喚妻子來在病床囑咐一番道

羅耀先起病牀淚流滿面

稱一聲我的妻細聽夫言

譚氏說你有那話說好的時候又不談緣何病到危急你才談呢

為夫的吩咐你不為別件

為的是高堂上一位老年

哦你為的是婆婆未必我那陣把他待薄了不成嗎

妻待娘你莫說無有罪犯

為甚麼稱肉回不拏娘餐那不是我未拏與他吃

第二回是為夫親眼得見是他吃了不認賬嗎 叫炖肉不動身走在一邊

我當時只得去親身恭辦 你反轉在一旁發氣連天

炖熟時只說是娘得吃點 竟被你潑之在灶門灰前

非是我下得毒手怕他吃了又不認賬 譚氏妻你做事實在大胆

全不念是為夫生身老年好道是你娘又 不是我的娘

我在時你都是這般亂幹 若死後我的娘在你脚邊

那也就說不得 聽這話激得我七竅火鑽

譚氏妻怕不怕頭上青天天老爺怕管不得許多 怕的是報應到悔也枉然

又未見報 自古來忤逆報有近有遠

或雷擊或火燒或是刀懸你莫咒我到無報應那有些年紀輕輕看到就要死了那纔是

現報 我這病都為你不孝起見

或死去閻君前細說根原只見活人告狀那見死鬼訴冤

從今後羅耀先不把妻管 但難舍兩歲多一個兒男

轉回來看嬌兒肝腸欲斷呵哎 怕的是我父子分離眼前

父死後你的娘心腸一變 你少年婆娘老苦更難言

雖說是有穀田六十餘石 又誰人與婆孫經管田原

想到此羅耀先情更悽慘 你叫我身死後怎得心甘

述一陣哭得我天昏地暗 又只見無常爺來在面前

羅耀先言話未畢忽瞑目而逝譚氏見他丈夫已死安葬過後七七未滿便欲再嫁他婆婆說道媳婦呀你看為娘年高老邁你兒二歲未滿你若嫁時誰來經管家務不若候你兒六歲滿了輕輕曉點事務再嫁不遲譚氏因他婆婆阻住不許他嫁遂懷恨在心暗將他衣服首飾私搬回娘家至次年正月初三日又回娘家耍了幾天初七日方歸回時反誣婆婆將他衣物首飾偷去辱罵不休婆婆受此冤枉言語難受只得在灶君面前焚香案以訴冤情

有陳氏跪灶前細把話稟
灶王爺聽民婦訴這冤心
奴自幼二爺娘字與羅姓
夫名叫羅後喜號曰啟禎

生一子羅耀先頗知孝敬
娶的妻譚氏女不會為人
每在我娘面前傲情傲性
做的事也甚多一言難云
那年子兒稱肉欲把我敬
被媳婦私吃了不掣我吞
兒知道其中的忤逆情景
因此上憂成病一命歸陰
我的兒他一死到不打緊
丟娘在人世上孤苦無親
七未滿我媳婦要嫁外姓
可憐我一孫兒未滿三春
那時節是老身阻住不肯
留他在我家中再住幾春
誰知道我媳婦心中不忿
他暗裡又生了別樣歹心
是衣服合首飾包袱裏定
掣回在娘家去反誣老身
天天罵天天咒情景做盡
我聽得在家中頭不敢伸

人說是灶王爺甚是靈應 緣何的不知道其中事真

因此上焚香案祝告司命 望菩薩來鑒察大顯威靈

陳氏訴畢各自進房睡了次日他媳婦猶在咒罵不休陳氏無奈只得焚香告天盟誓道如為婆竊媳婦的衣物首飾等件神靈鑒察斷我的手譚氏聽得反應道怕會斷手誰知忤逆情性觸怒上蒼是夜譚氏解衣去睡左手忽被神刀所斫落在踏凳上譚氏喊叫驚動他婆婆來看速命人通知譚姓譚姓家中反來數十餘人說是他婆婆持刀砍了的欲報官又說果是神譚砍腳我就肯信忽然譚氏大叫一聲說神又砍了左腳疼痛難忍娘家人齊看見譚氏左腳週圍顏色如紅線纏了一般彼

時譚氏對他娘家人等說道不要亂說是不孝婆婆所致還要祈婆婆替我悔罪方免於死於是方中人聞之每天有數千人來看譚氏覆被斷手痛不可言拏與人看手乃不痛譚氏受此顯報只得天天哭啼勸世道

譚氏女受神刀疼痛難忍 想起我做的事追悔難云

眾人們休喧嚷側耳細聽 聽我講受神刀一段事因

皆因我在娘家少了教訓 恃驕傲父母前常罵母親

及後來嫁婆家由我使性 每日裡放潑蕩制夫君

高堂上二公婆全不知敬 說是他只生夫未生我身

教訓我不聽說反轉使性 有一食自私吃不奉雙親

那日子夫稱肉要把婆敬
夫彼時知道了把我來問
夫不問又稱肉拏與我炖
夫炖起我見得心中不忿
那時節激得夫雙腳齊蹬
夫死後我的心起得不正
我婆婆知道了他纔不肯
是衣物合首飾包袱捆定
每日裡將婆婆辱罵一陣
婆無奈焚香案祝告神聖

我自私炖了吃不令知聞
我反說婆吃下自昧良心
我反轉走一邊我不動身
搬過來發之在灶前灰坑
因此夫氣成病就見閻君
七未滿我就要改嫁出門
阻住我我心中懷恨在心
送回在娘家去說婆偷尋
婆有口他也是無處明分
若偷竊媳婦衣砍斷手筋

我聽見在一旁反轉答應
昨夜晚點起燈歇房去睡
不一時就好像人事不醒
醒來時我左膀疼痛得很
婆進房見我手落在榻凳
速命人在娘家忙去報信
來得有數十人要講人命
又有說果是真再砍腳脛
又誰知虛空神若耳親聽
痛得我五臟疼要見閻君

誰知道觸怒了虛空神尊
忽然間我的身胆寒驚心
黑面神執剛刀斷我手筋
我當時把婆婆喊了幾聲
檢起看嚇得個魂散魄分
娘屋人又反要誣我婆身
議論起報到官去把冤伸
若不然這都是婆起毒心
不一時又將我左腳砍分
又急喊娘家人看了一陣

他方信是神刀錯怪婆身
血未脫好似那紅線一根
都哀求我婆婆施個慈仁
交香案訴天神減這冥刑
又要我拏手出去勸世人
那手腳痛得我如刀割心
那刀痕也覺得不重十分
莫學我譚氏女這樣爲人
早晚間事公婆須要殷勤
勸轉人你便有莫大功德

週圍裡刀印子盡是血印
此時節娘家人不敢談論
婆當時他見了心中不忍
這時候我腳手痛稍輕損
我心想怕人笑將手藏定
纔無奈拏只手對眾告稟
惟願得眾人們各加猛省
凡有妻回家去務要教訓
婦人們親見的也要傳諭
但是我譚氏女口遲言鈍

所說的惟要得謹記在心

譚氏說畢四處曉諭從此以後譚氏回心孝敬公婆手足方愈
於是理民府宣講人等又將此斷手拏至各場市鎮勸化人人
畏服不信報應者可不以此爲戒哉

惡媳變牛

大眾須當要聽勸人生總以孝爲先眼前有個逆媳婦報應極
森又極嚴此婦係揚州興化縣鍾氏女嫁到余家公公早亡不
兩年丈夫余光顯又死所生一子乳名丁元只有張氏婆婆在
堂年已六十每將惡言亂罵反惡婆婆來服侍於他有人傳出
此等惡習遂將鍾氏所爲的事作歌一篇眾人們且聽我道來

三餐茶飯要婆辦 又要與他洗衣衫 辦菜或嫌鹹與淡
衣不潔淨不愛穿 銀錢搵米是他管 好酒好肉毋手餐
婆在一旁光眼看 每頓吃飯在一邊 母子吃完忙收碗
喂猪還要種菜園 他日姨娘將他看 鍾氏接著心喜歡
二人當時把話談 要約鍾氏把戲觀 鍾氏聽得心甚願
即忙收拾進房前 打扮一身多妖艷 戴是戴來穿是穿
梳着盤頭不帶纂 金花銀花插兩邊 綢紬衫子穿一件
脫肩外鑲毛帶邊 朱紅衣褂實體面 銀牌面鏡帶胸前
燈籠褲腳牽金線 高底鞋兒腳下穿 妖艷形容實可厭
打扮收拾出房前 吩咐婆婆把茶辦 款待姨娘去廟前

誰知老年手脚漫 鍾氏等得不耐煩 惡聲就將婆婆怨
指天畫地罵不堪 使氣搗米四合半 交與婆婆吃兩天
可憐喂猫又喂犬 怎麼能夠兩日餐 一切物件都鎖管
灶上只留一點鹽 罵得婆婆鼓起眼 嘻嗷大笑出門前
仗恃寡婦不受管 惹着長長鬧黃天

此時鍾氏出門去了 婆婆想起媳婦待他 這般情節罵他 這般
言語不覺傷心痛哭

有張氏坐門前一聲悲怨 思想起這逆婦好不心酸
十七歲過我家披肝裂胆 我二老受奔波苦積銀錢
積起錢只說是防過後段 到老來有吃穿同偕百年

二十上生一子名叫光顯
可憐我撫養他費盡艱難
我的兒年二歲夫把病染
誰料得夫命盡竟歸九泉
過此後有親戚他把我勸
他勸我去改嫁莫悞青年
因守住我的兒一個不願
我只望兒長大送老歸山
守我兒受盡了千般磨難
一隻脚在打站甚是艱難
兒長大纔與他結門婚眷
娶鍾氏望他來養我暮年
我的兒他平日有點孝念
這鍾氏狗賤人自來不賢
又幸得娶他來上天默念
生下了一孫子名叫丁元
媳婦惡我兒在他還不敢
不幸得兒一病遂喪黃泉
我的兒你到死一概不管
丟下了爲娘的好不作難

你媳婦他嫌我好不大胆
將爲娘來作賤如同欺天
服侍他他反要說長道短
洗衣裳種小菜恰像長年
可憐我累壞了還說我漫
他罵娘老牯牛好不慘然
兒這般樣受苦楚娘實不願
何不來接我去同到陰間
我的兒看爲娘傷不傷慘
我無奈也只得口叫蒼天
張氏哭了一陣獨自一人坐在門前怨氣冲天觸動了觀音菩
薩當時變一和尚下凡來了

菩薩當時來變化 變一和尚來化緣 左鄰右舍他不喊
獨向張氏喊結緣 要化米來不要飯 張氏開言淚漣漣
媳婦打米四合半 吩咐還要吃兩天 你若拏去我餓飯

活活會把老命捐

菩薩變一和尚化緣要求張氏結緣張氏說道我那忤逆媳婦只搗得這點米還要叫我吃兩天倘若拏與你去難道老身餓死不成嗎和尚當時言道

我今手取衣一件 雖然是小青衣衫 拏來與你把米換
穿起此衣可延年 張氏接着衣衫看 和尚拏米出行前
一出門去就不見 不知形影在那邊 張氏心中暗打算
莫非時纔遇神仙 正在猜疑自嗟嘆 鍾氏逆婦將回還
菩薩暗中將他譴 中路去把鍾氏攔 忽然心驚又胆戰
頭悶眼花作冷寒

和尚拏衣換米當時去了不料那逆婦已自歸來恰似那鬼魔了腦磕不由他作了樣子遂向婆婆說道

走進門來就呻喚 一身四體不安然 吩咐婆婆去煮飯
張氏開言心胆寒 當時忙把話改變 時纔和尚來化緣
他說這有衣一件 穿起却病又延年 想你平日多患病
將米換來與你穿 惟願穿起無災患 耽心怕你病來纏
逆婦聽得此言拏起此衣一比不長不短恰自合身披在身上
不覺就緊了渾身長出毛來頭上宛然兩角跪在婆婆面前雙
目垂淚眾人來看不禁哭哭啼啼說道

眾位齊來把我看 聽我逆婦說的端 不該將婆來作賤

是我大罪愆 罵婆毋牛將牛變 悔斷肝腸自枉然
神罰我來將世勸 把我當作榜樣看 世間婦女聽我勸
公婆第一孝為先 看我於今悔不轉 萬劫不能把身翻
勸畢遂不能言於是遠近傳聞觀者如堵四鄰無不悚然示眾
三日不食而死世上逆婦急宜痛戒

灶君顯化

丁未年三月初一日 灶君顯應一人姓李叫名太定邑廖家
灣人賣貨營生造過甚多庚子歲神聖顯化始回心向善樂從
宣講願送善書頗有誠心至去歲被舊日淫朋引動復又犯戒
迄今三月初一夜忽聞呼道聲自遠而來眾驚異傾耳聽之呼

至李名太家不聞其聲只見陰風飄飄不上半刻李名太遂忽
臉青面黑形如痴呆如有人扯起往灶前跪下少頃兩手架背
後如索捆一般又扯頭往灶門內一聞眾人駭忙急速抱住力
扯不出知是 灶君譴責即焚香替伊悔過方纔拉起坐定便
說吾乃灶君是也眾人見是灶君即喊點燈焚香燒紙又說四
語性朗何須燃燭心誠即是焚香雖曰語只兩句勝過燒紙萬
張四語說畢即命取紙筆來寫眾等取齊紙筆灶君便責李名
太曰

吾神開言將爾教 爾當從頭聽根苗 非是吾神顯應報
皆因違犯過多條 你有五罪果知曉 條條犯的俱難饒

今夜畧將過犯表 傳與眾人仔細瞧 第一父母不盡孝

生平未曾報劬勞 雖爾雙親亡故早 為何不去把香燒

第二弟兄各居了 全然不念是同胞 第三妻子不訓教

由他每日嘴嘈嘈 因此全不盡妻道 頭懶梳洗脚懶包

輕賤爾身即可惱 為甚把我當蓬蒿 身未潔淨灶前跑

污穢柴草向吾燒 手不潔淨灶前洗 每次對吾把脚敲

敢拏鯁鍋內炒 灰塵堆積灶門高 鞋襪放在灶門烤

小兒屎尿向灶朝 燒火不燃罵災灶 胆敢還把五穀拋

李名太陰魂稟道小民非不教訓怎奈婦女不聽 雖是婦女不聽教 結下冤仇怎開交

李名太陰魂稟道那狀是家族告的小民全不知道 你說告狀不知道

怎不將理論一遭 為甚把名都放了 罪過就從這裡招

第五將牌當緊要 兼又頑棋過終朝 李名太陰魂稟道下民原不願打牌下棋

怎奈相好朋友個要來絞起我去的 縱是別人將你絞 也要你肯入圈牢

且把淫惡都犯了 貨物不真價抬高 李名太陰魂稟道是人又不識好拏真貨

他不肯出價怎麼賺得錢倒下民賣假貨都是無奈何 雖然貨真價錢少

豈可逆理把財交 五罪昭然誰不曉 止你不知那分交

受戒就該要守倒 緣何過後又犯條 不看祖宗陰德好

早把你命來勾消 從今改過要趁早 不然有命定難逃

捨書之年願未了 因李名太先年曾領書二挑去新甯梁山兩縣布送人因見兩縣人心樂從宜講感

應甚大遂發願將兩縣中善書再往他縣布送三年

為何竟把聖諭拋

去歲瘡疾將的找 今春脚又被火燒

任你擦藥都不好

豈知暗地罰爾曹 莫說聖諭無功效

功效惟有聖諭高

兩脚應當百日好 姑念捨書纔恕饒

本當將爾命不保

可惜前頭那功勞 若是把你放鬆了

又說報應不昭昭

只得將爾來顯報 發跪七日纔開消

又念衆人來討保

喊叫三日莫辭勞 家家門前要走到

方保後來有下稍

李名太陰魂又稟道要下民家家去請

非是教你全不要

怎奈家務淡泊難道連妻子都不顧了

你總未受那煎熬

除此焉能把罪消 乞丐之人不過了

更要傳與世人曉

吾今權佑你脚好 要往新梁走一遭

莫把聖諭當草茅 想這聖諭功不小

提起不禁淚豪啣

只因凡民心不好 五皇怒惱上冲霄

一心要把民收了

不留惡類在人曹 全靠諸神把命保

到處顯化不辭勞

纔與聖諭把民教 改換世人心一條

降像走陰將人告

使立規約對神燒 起先凡民都還好

講者專心聽不嘈

也曾勸轉多合少 只說不敢再橫刁

誰知有些反了道

罰跪諸神在天曹 因後帶罪把民教

重指民間路幾條

第一爲人要忠孝 第二莫賭更莫嫖

貧人固要安分好

勤扒苦掙莫畏勞 男耕女織是正道

工匠手藝莫好高

縱爲小賈將錢找 也要公平把財交

切忌不可爲娼盜

犯此兩事罪不饒 貧民如果依此教 皇天自不昧汝曹
富者猶當存厚道 賑濟提携事兩條 脩橋補路不待表
多刻善書把民教 切莫要橫逞榮耀 更莫刻酷將人搖
積些陰德兒孫好 免得後來把禍招 總要人人都盡道
方纔不把瘟疫遭 不然皇天必有報 到頭原不差分毫
莫謂吾神言虛渺 愛管閒事把神勞 原體上天將生好
豈忍爾等誤犯條 一切言語須體到 衆人出錢把板雕
要把聖諭長訓誥 大家同心有功勞 倘若怠惰不興了
天爺降罪莫能逃 那時方悔事不好 看你凡民怎開交
如果盡不負吾教 不枉吾神把心操

不孝冥報

大清例載子孫於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者杖一百徒三年王
法極其森嚴乃世間兒子媳婦偏有不養老的皆由父母不肯
告狀受王法的少所以不孝的多不知陰律難逃死後斷不放
過他的而今說個不養父母的惡報山西太原府韓城縣王家
堡有一人姓王名芳桂邀車爲業妻柴氏割草賣夫妻掙家買
得十五六石麥子地方所生二子長名應文媳錢氏次名應武
媳張氏應文夫婦頗知孝義應武性情粗暴讀書四五年愛看
淫書不信神明張氏亦悍惡不和家室遂將產業分開芳桂夫
婦只提兩石麥地作供給外有山場每年種楊芋添湊方能過

活應文夫婦分家路隔甚遠兩年之後命運不好將地典了一
半惟應武妻有私房相隔止一二里他父母自謀衣食應武全
不看問不料三年有餘柴氏母親病故應武說有公項不肯出
錢安葬芳桂賣麥子一石纔得安埋一月之後口糧盡淨應文
給兩次未幾用完兩天未舉火芳桂餓不過了只得拏口袋向
應武家去借那小孫一見歡喜說爺爺來了張氏出來一看便
黑起臉進去應武在房內讀書問是誰張氏說你家老不死的
應武說來做吵張氏說想是來吃飯的芳桂在外聽倒忙道應
武我帶有口袋來借幾升麥子就走的應武也不出來隔壁道
爲甚不向哥處借芳桂說已借兩次了張氏低聲說那個看見

的應武便跟住大聲說那個看見的芳桂說應武你哥哥都不
夠吃我餓了兩天你夫婦應酬後從今後再不來你們行孝積
些德與兒孫也好應武說儘說一陣就不借嗎我麥子還生蟲
哩芳桂說借兩升生蟲的也要那小孫將口袋拏進去叫聲媽
與爺爺呀應武說這口袋拏來恰好嫂嫂分家時多拏一個簸
箕如今纔扯平了你老人家趁早向哥哥處借罷芳桂說口袋
都不給我嗎好回去餓死算了走出大門那小孫扯住衣角說
爺爺吃飯走我從你屋來吃飯走你在我屋來又不吃飯走芳
桂說心肝兒還記得在我屋吃飯嗎張氏連忙到側門邊低聲
罵道鬼兒子多事放手呀芳桂說多謝你們的孝心出門去想

起柴氏一死這般光景在路上痛哭起來

哭一聲老賢妻悲聲大放
可憐我餓兩天無人看望
回家去關到門餓死床上
悔先年邀騾馬撞關道上
馬糞中不嫌臭跟倒來往
過幾天不見兒在外思想
回家來抱起兒便問痛癢
百般樣殷勤你望兒快長
娶張氏你的娘晝夜績紡

你丟我在後頭怎麼下場
兒媳們借兩升不通商量
這光景又還有甚麼想場
泥一脚水一脚受盡風霜
一心要與兒們掙個家囊
帶黃糕買餅子又買紅糖
出門時叫聲乖痛入肝腸
無非是想後事來把老防
纔與你打首飾又制衣裳

為父的縱然是沒得力量
為甚麼你到手全不管賬
借一升都不肯苦情空講
天地間為兒子都是這樣
問一聲雷神爺為何不響
看看的要賣屋沒得方想
開了鎖進門來廚房一望
我的兒不信神硬不供養
莫奈何喝碗水卧在床上

分授你夫妻們也有地方
真乃是討債鬼忘了爹娘
把口袋反擎去過得心腸
誰肯願當父的養育兒郎
也該要顯報應振個綱常
這一天再不吃命見閻王
灶神爺難道說不知端詳
望菩薩早勾我免受淒涼
哭一聲氣昏了命斷無常

王芳桂餓死驚動灶君即時奏上天堂
旨下速拏王應武夫婦

陰魂地府嚴究，應武見閻君坐堂，頭戴烏紗，身穿紅袍，只當是長官，不知所犯何事。閻君問到孽障，不信神明，餓死父親，造化極惡。今日到此，有神無神，應武說：「父今天纔在我家回去，誰說就餓死了？」那位尊神曉得恁快，話猶未畢，只見閻君拍案大喝一聲，將袍袖一拂，霎時變作青面獠牙，綠眼紅鬚，口似血盆，金冠閃閃，鼻端出火，耳後烟生，兩旁差人變作牛頭馬面，惡鬼猙獰，披紅頭髮，穿虎皮靴，一聲叱喝，鐵叉鐵棍鐵錘鐵勾銅夾剪，如笋子一般。王應武魂飛魄散，將頭鑽在地下，哭叫道：「嗷，我信神明，哪張氏跪在左邊，早已嚇暈死了。」執扇鬼將他扇活，提起跪倒，面如土色，只是打顫。閻君怒曰：「畜生忘親昧本，永墮三

途。今日先下油鍋，命他父親坐於殿堦上，又攝他哥嫂陽魂，坐於油鍋兩旁，看不孝子受苦。一次，應武愛看戲書，快將油鍋苦楚作歌句，令他傳於陽世，放他父與哥嫂還陽。應武該受油鍋一千五百劫，張氏該受油鍋一千三百劫。過後，遍受地獄苦楚，罰變畜生，閻君退堂。惡鬼將他夫妻脫了衣裳，吊在秤竿上，他夫妻啼哭不止。張氏說：「夫君，你看那油鍋滾起，如何下去得快？」想方纔好，應武哭說：「王爺們道個商量，原來惡鬼說話，又羞人，又惱人，他說好嗎？放下來商量嗎？那誰知他就放下油鍋。」應武呵嚦嚦，呵嚦嚦，死了幾回，執扇鬼扇住，總不斷氣。實在苦慘，他父親哥嫂無不流淚。惡鬼說：「我想通個商量，怕你不肯。」應武說：

哎哟是事都肯哪惡鬼說我想與你借兩升麥子你父有田地
房屋你都不肯我們光懂懂的你還肯應武說哎哟二十石都
肯羅惡鬼說你麥子生蟲了應武說哎哟沒有生蟲一連三次
如法炮製死去還魂方纔提起又將張氏放下去張氏早已喪
胆哭說我的娘恁開交哎哟一聲死了又扇活實是難過惡鬼
說張氏你有個妙方只要一句話就脫離了張氏說王爺們施
恩快教我哦惡鬼道你說鬼兒子多事放手不這就離脫了張
氏說哎哟錯了錯了張氏看見他娘子在流淚又叫道嫂嫂怎
麼開交你怎麼看得過惡鬼說錢氏你答應他你說那個看見
的張氏說哎哟錯了錯了也是三次扇死還魂提起他夫婦又

冷又熱實是難過惡鬼說大王叫應武作歌傳世好放你父親
哥嫂還陽你們苦楚日子還長呢應武聽得咬破指頭寫道

王應武在地獄自叙果報

這一陣不由我珠淚豪啣

悔不該不信神又不盡孝

餓死了我的父罪無可逃

聞君爺罵了我一聲喊叫

鬼卒們父我下油鍋煎熬

下油鍋又不是一齊下了

他把我綁稱竿吊起多高

下油鍋先小炒然後洗澡

洗澡畢丟下去油鍋煎熬

怎麼樣小炒法眾位聽到

放稱竿炸了背又纔炸腰

炸過前去炸後又去炸腦

手與腳二十指個個炸泡

翻轉來炸了腎又炸臉貌

週身上一件件都要炸交

這樣的零碎炸就叫小炒
又如何是洗澡衆位聽道
小炒完將我身盡行放了
停一陣又放下連煮十到
又怎麼煎燉法聽我細表
這一陣催刑扇只是扇倒
夫妻們受這苦纔得一到
勸世上男子漢要盡孝道
再勸那婦人們要守婦道
莫學我張氏女不念年老

這一陣痛得我長聲哀號
我想起這刑法淚如雨飄
放油鍋煮一下急忙提高
這便是洗澡法痛苦一條
把我身放鍋的盡行炸焦
痛得我死不死無路可逃
還要受諸般刑怎樣開消
莫學我餓死了堂上年老
公與婆須當要奉養劬勞
把丈夫做成個忤逆兒曹

到於今夫妻們同受惡報
尊父親回陽去切莫計較
揩眼淚叫哥哥又叫嫂嫂
我的兒纔五歲要你看照
這一篇油鍋文緊緊記倒
王應文是夜醒來夫婦同夢歌文血跡朗然在目大吃一驚天
明即同到王家堡來其父果死還魂又到應武家夫婦暴亡其
子在旁哭泣隨即安葬四鄰爭來勸看無不該然自此仍舊回
家應文夫婦盡孝撫養姪兒此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事也你們
看王應武夫婦只圖自己寬剩任他哥哥鎗倒就造出這大的

這便是真情話並非邪妖
兒已經受盡了這樣煎燉
你看我夫妻們怎樣開交
回陽去常念你兄弟同胞
勸人世孝父母萬禍雪消
不孝冥報

罪孽來衆位想灶上滾油蘸一點手上都痛得難過那油鍋如何去得而今人都說沒得地獄何幸沒得設若有了你如何當得起奉勸世上莫顧惜貧窮盡力養父母身纔好

哭靈咒子

道光甲辰年順慶岳池縣岩鳳溝吳振已自幼操習訟棍因此成家原配楊氏無子復娶鄭氏亦無嗣又娶張氏次年幸生一子取名通友前張氏生通友時楊氏雙手捧接下地如得活龍一般通友生來靈跳楊氏愈加愛重惜乎溺愛不明驕養慣子長大懶讀詩書背了先生日事嫖賭書房欠下債賬楊氏偷賣穀米特地墊還父親一毫不知通友幼配楊氏乃是侄女隨姑

過門來到還賢淑頗知孝敬見丈夫日事嫖賭屢勸不聽及後父親雖然知道怎奈人大不能約束楊氏妻外面雖則恭敬心裡常懷憂愁不上十年憂成一病自知性命難保倘若身死丟下一兒一女誰來撫養不免將夫君再勸一番若是改悔兒女也有靠處縱死在九泉也可瞑目因叫道夫君爲妻病體沉重諒難久於人世有幾句不盡之言不得不說望夫君寬懷靜聽夫君寬懷且稍坐爲妻言語記心窩自從那年把門過結髮也有十年多日盡婦道妻未錯恭敬丈夫孝公婆因你做事大不妥日在花街好賭博每每勸你不依我憂成一病不料活醫生過了十多個都說心病無有藥

倘若爲妻有差錯 夫君孝心切莫薄 膝下只有你一個
早晚服侍要聽著 有妻在時替得過 無妻須當自忖度
所生兒女有兩個 吳家香烟靠得著 女子莫許繡花朵
兒送書房把禮學 我死定要討一個 或好或歹料不著
過門先與他說過 莫把兒女來磋磨 更有一件明說破
嫖賭二字要戒脫 人生在世求結果 不可爲非造罪惡
不信世上去訪過 誰個嫖賭有煞擱 公婆罵你就冒火
全不回心怎奈何 妻子爲你憂不過 眼淚不住往肚落
如今難在人世磨 不得不已把你說 急忙回心戒了可
竭力耕田官快活 養親教子有結果 妻死黃泉纔安樂

楊氏苦勸一番通友不信反把妻子辱罵一頓楊氏見夫不聽竟至憂氣而死通友自此肆行無忌又娶焦氏每日彈琴吹唱父母責罵成仇夫婦在家不慣上街開店子嫖賭愈甚不上一年拖下債賬暗將田土出當反復當了數層亦難撐持只得請中賣田衆人說你父親在誰敢私賣况你父曾當訟棍那時恐難得了於是通友託人將交接上街來日以酒肉薰之漫漫纔將賣田說出父親那裡肯允衆人又說你兒欠人的錢也少不下你積得千金都是兒子受用既疼愛兒子何不趁此早賣把你養膳存下長價歸他還賬剩得的佃田耕種那些不美若是不賣越欠越深後來賣完都還不夠那時不但害了兒連你都不

難下合這番言語說得振已心軟一則醉酒心昏二則年老心慈也就依允了衆人恐日後心變急忙書契定價一千有零清算通友債賬怎奈價少賬多償還不清只存養膳錢一百六十串振已得錢搬入半過月當田一分取佃收租怎奈歷年欠收老來受淡泊想起兒子敗了家業父子分別遠離並不來看一回夫妻四人時時弔淚不上一年與楊氏鄭氏相繼而亡三次安葬用錢一百串僅存六十串了至此張氏一人好比冷廟一般又說通友賣田剩錢一百串不上半年又已用完犒得無路思想父與嫡母庶母皆亡只有親生母在一日辦些酒菜假意來看母親說道如今參與大媽二媽都已作古母親孤單無人

作伴兒實不放心心想回來與母同居早晚也好服侍不如母親如何張氏聽得此言雖然恨他到底虎毒不食兒况他與我同居不同鑑也是無妨當時就允了不料通友得步進步頭年冬天搬來次年正月向母親說道見一心歸正願爲好人母何不把田取回兒來親耕一年多得些穀也不受淡泊飯拏與媳婦煮母親吃點現成那些不好張氏罵道大家大業被你敗完於今留下只點錢都饒不過嗎通友連說數次張氏並不軟口一日舅爺來拜年通友請佃客來家退佃佃客說看你母親何如張氏道我的田由我佃客誰敢退佃通友說親生兒子不看承去看承外人這樣講我不認你是娘張氏道不認是娘憑你

良心通友從此懷恨三個月不叫一聲媽張氏時刻憂氣及至四月通友在外得幾條黃瓜回來焦氏說黃瓜纔出市拏兩條媽嘗新通友說他是甚麼媽要吃還早張氏聽見好不傷慘又說四月二十眼光娘娘壽誕張氏要到金龍寺拜眼光會頭夜想道兒媳口角家家常有何必記仇他不喊我就喊他也是無妨到底是自己兒媳次早收拾香籃向著兒媳叫了一聲相偏通友答道拜佛心腸這個很法再拜兩年眼睛怕要拜瞎張氏聽得心內痛了一陣一路哭上菴堂淚滴滿團次日又見通友稱的麵肉兩個茶封背地問孫女你爺買些禮物要走那去孫女說明日焦家外婆生爺娘要去吃酒又問他歇不歇孫女

說下午就回來張氏心想我去拜佛都相偏他他明日走人家必來相偏我的第二日坐在門外等候通友夫婦見母在門外從後門走廂房階簷出去張氏一見只得嘆氣而已午後煨罐熱茶想道兒媳回來必然口渴進屋將茶遞去他見如此必然和好誰知夫婦回來仍走階簷間進房去了張氏又好憂又好羞不一時聽得媳婦說媽拏這些菜或送與婆婆自己煮或是煮起請來消夜通友惡言答道你就忙了放到明日就使不得不拏他吃又便恁的未必關夫子就把頭砍了張氏聽見方知親家母包得有菜想道拏不拏我憑在於你爲何憑空把我凌辱於是至神龕前燒香眼看靈牌三張坐在堂前放聲痛哭

眼見靈牌供棹上 不由這陣好悲傷 你們前後把命喪
 陰曹一路到安康 我今好比孤雁樣 被兒嫌賤沒下場
 憂得茶飯都不想 日夜珠淚濕衣裳 今晚對靈把話講
 氣死也要哭一場 老頭子呀 從前無兒憂心上
 纔娶我來為三房 幸得一子把心放 只說一生靠得長
 誰知奴才不聽教 日在花街與賭場 一分家業被他喪
 害我夫婦好淒涼 存下養膳無人掌 纔當田土與坐房
 你們死後來清賬 剩點不多難下場 奴才又來把方想
 回家逼我取田庄 見我不允就喧嚷 說的話見昧天良
 母子好比仇人樣 三月不來喊聲娘 說我全不把兒想

罵我拜佛暗眼光 這些都還由他講 可恨今日心太狠
 從未要他來奉養 無故罵我為那椿 這種逆子禽獸樣
 真真不把我當娘 大老婆呀 都為你把兒嬌養
 長起性情乖倫常 學堂讀書欠下賬 替他墊還偷米糧
 凡事全不准我講 跑馬索子大放長 從此奴才大了胆
 故此成個敗家郎 你們一死睡坟上 那知我今痛斷腸
 有兒反比無兒樣 在生不敵死後強 大罵奴才悲聲放
 老天何不開眼光 這種逆子留世上 帶壞世人不孝娘
 張氏哭到初更上 一趺跌著在中堂
 可憐張氏哭到夜靜時候 不覺昏迷跌在中堂 並無一人扶起 至

二更方才回陽此時一人二無燈只得自扒起來將門開了摸進房去睡誰知心在憂氣那能閉眼至三更時聽得外面狗叫好似人來一般不一時又聽雞鴨亂噪張氏恐有盜賊起來點燈一照並無形影又上床去睡不一刻忽聽大門折開張氏想道大門是我親手關的怎麼又開了正在思想又聽鍊子拖在門上響了一陣復一時通友喊道媽媽又大聲喊道媽呀我去不得張氏想道只個奴才三個月未喊一聲媽今夜連喊三聲必有緣故急忙起來掌燈一看只見通友赤身跪在堂中用手一探早已無氣了忙叫媳婦起來大家看明只見通友頸上一根紅圈張氏知被關夫子砍了命即請道士開路又命人上

街買棺木一時想起無有用項焦氏說昨日我媽與婆婆包得一方肉一罐酒三塊豆腐一斤葉子菸張氏說昨日罵我就爲這些如今正無酒菜開路是日草草上山該是張氏使財此是眼前報應其中情節皆係張氏親口說出

懷粽看妻

道光年威遠縣秦流芳父母早喪由乞食幫人多積銀錢娶妻田氏生二子長名永富妻林氏生長生次名永貴妻黃氏生子狗兒流芳到六十餘歲買業兩處到還興發不料永貴專好穿吃欠下債賬不好出門黃氏妻見丈夫如此遂勸分家又不敢與公婆明言因此夫婦裝病流芳二老見此情景只得分家且

說東庄田地瘦薄是草房西庄田地肥又是瓦房相隔十餘里流芳要好歹均分永貴持橫要將西庄全占永富見弟如此甘心讓了流芳命各攜養膳穀十五石自己開鍋黃氏道公婆何必自勞自吃就在媳婦兩家輪流奉養也得官些福田氏母說此言甚好遂勸丈夫依從一家奉養一月誰知永貴分家三天催兄移居永富說移居也要看個日期何必太促永貴道分家三日如鄰舍誰等你看期永富無奈只得移居永貴道你是兄父母從你養起一同接去流芳罵道你這奴才父母都不要永貴說哥哥養是一樣兒收拾停妥又來迎接田氏母道也好我們又過去及去了半年並不來接流芳時常帶信永貴假意不

知且說永貴自分家後請人服侍夫婦坐吃現成不上兩年拖下債賬將田當出一半亦難撐持黃氏聽得哥嫂掙了銀錢一日至嫂家見公公割草放牛又代做活路回家對夫言道哥哥發財乃是公公替他苦掙何不將公公接來也少請個長年永貴將信將疑及至兄家果見如此因對父說兒今來接父過去父說好與你母同去永貴道母親眼目不明就在哥哥家後壑轎子來接田氏道我不去你父那得鋪蓋永貴道兒家有蓋的流芳見不接妻那裡肯去田氏說老老你去幾天我不久就來陪伴於是二老戀戀難捨正是少來夫妻老來伴田氏送出門口流芳不覺弔下淚來

見老婆送我出門外
我二老如今年紀邁
到老來原望同自在
有事務一同論成敗
冷來時也好同鋪蓋
夫妻們如同鴛鴦帶
都只爲前把奉養派老婆
到如今分離難久待
那田氏聽得這番言語正是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
離含著眼淚前來勸道

不由得這陣好悲哀
頭髮白血氣還在衰
度光陰陪伴開心懷
有飲食同吃共舉杯
熱來時歇涼同一塊
怎捨得同伴同分開
害你我不能得同偕
也不知老婆何時來

勸老老須把心暢快
你如今且去跟二崽
吃飯時定然有好菜
寒冷時衣服莫亂解
閒無事且把孫兒愛
你過去兒媳必親愛
今一去自然得暢快

年紀邁切記少悲哀
也是他孝敬理所該
睡覺時床鋪必安排
走動時須防跌仆災
年老人休將活路排
莫把妻時刻望心懷
十天半月後我便來

流芳夫婦痛哭之情自不必言且說永貴接父到家未得幾日
就拏背篋一個鐮刀一把言道父親在家難坐去割背篋草來
喂牛流芳說原說接我來享福就是這般官法永貴道大小都

是見光替哥哥掙家就不與我掙，父無奈只得上坡割草至晚，又將糠壳一籬，叫父明早春完。流芳說我若大年紀還與你春糠，永貴道你不春，怕你的媳婦不拏早飯，你吃流芳哭道：人生養兒何益，到此時還用苦力，不做得來說我愛大兒，做得來年老力又不佳。第明早只得勉強春完，吃飯時又是稀飯。流芳端著飯碗，淚如雨下。自此以後，天天都是放牛割草春糠吃食，又淡泊好不傷慘。黃氏媳婦時常推粑蒸甜酒，並未得嘗到端陽節前一日，見媳婦包了五升米的粽子。流芳想道：往日未得嘗，明天過節該得飽吃一頓。及第二早割草回來，聽得永貴夫婦灶房吃粽，獨自坐在堂前，並無響動，因叫道：狗兒，你們吃粽子。

未曾狗兒說我們吃了。流芳道：我呢狗兒忙對媽說，公還未吃粽子。永貴道：快拏粽子去。黃氏說這些留下打發乾兒與外婆拜節的，那還有狗兒要的兩個羊角粽還在。永貴道也好。黃氏將粽內包的粽子遞與狗兒拏去。狗兒對公道：我媽說拏與公當早飯。流芳道：狗兒這點都當得早飯，多拏幾個。黃氏聽得就在厨下嚷罵狗兒出來，說道：我媽講了的有吃的，就罷了。流芳此時好不傷慘，不吃得來，肚中飢餓，吃得來不夠一口，只得忍飢吃了一個，留個放在懷中。下午去看老妻，恰了兩碗茶，牽牛放去。不一時，又見永貴割了七八斤肉回來，想道：許多肉，我該吃得一頓。午候歸家，又聽見媳婦吃得喜笑連天，因叫狗兒這般。

時候還不吃飯未必我不過節。永貴聽得說道：我還忘卻了，剩得有肉否？黃氏說：活路又做不得，還要吃肉。你看他要死不活。吃我的飯都不喜歡。狗兒道：媽多少也拏點公吃。黃氏使氣裝一碗湯，一碗豆腐，叫狗兒遞去。流芳坐在桌上，又無酒用，篋將碗內一挑，盡是骨頭。又挑那一碗，有幾片條條豆腐。見此光景，好不傷心，也就不吃。收拾出門，走大兒家去看望老妻。一路哭啼，又說田氏老婆在永富家過節，甚是豐厚，雞魚肉蛋件件都有。田氏吃了，又留下些。林氏媳婦問道：婆婆留起則甚？田氏說：娘在你家到好，不知你公在二叔家有這些沒有？因與公留下。林氏答道：婆婆快吃。媳婦與公留得有。田氏說：你留是你的孝。

心我也要留點。永富勸道：媽儘管吃這些，都留得有。田氏又吃一陣，席散，叫道：長生與我一路去看公。林氏將所留的菜包起來，與婆婆、婆孫二人，行至中途樹下乘涼。長生望著坡腳說道：前面是公來了。田氏道：快莫亂說。過路人多，不一時。流芳至，看見老婆含淚問道：你婆孫走那去？長生說：婆包妻菜，特來看公。田氏見老老面黃肌瘦，愁眉不展，問道：你如何成這樣子？莫非在害病。流芳聽得此言，正是人不傷心，不弔淚。當時痛哭，言道：可呀！老婆那知我的苦楚。

一見老婆好心傷，不由兩眼淚汪汪。苦我買得田地廣，如今沒有好下場。自從別你無來往，半年不見望斷腸。

永貴夫妻不像樣 把我磨得甚淒涼 只說接去把福音
誰知反將長年帮 天天割草把牛放 不分晴雨在山岡
累痛一身合兩膀 清早還要舂籬糠 夜晚無床睡地下
衣服汗透誰洗漿 飲食粗糙噎喉塞 每頓飲碗稀米湯
看我瘦成這般樣 看我面皮怎不黃 今日過節對你講
這流芳說到此處咽喉哽言之不出只是哭啼田氏問道爲
甚不說見媳平日不孝今天過節諒必待得好流芳說好兩個
粽子當早飯田氏道粽子好大兩個就當早飯流芳說我吃不
個就飽了還與你包一個來於是懷中取出田氏一見哭道呵
呀這粽子一口吞下都不夠他們這樣忍心午候又怎麼待你

流芳說待得好一碗骨頭幾片豆腐田氏聽說也就大哭起來
聽得老老這樣講 不由爲妻痛斷腸 只說你去把福音
早晚事奉不尋常 誰知兒媳良心喪 反把父親磨難當
從前苦你積銀兩 千辛萬苦買田庄 又爲他們把親講
兩次冠婚日夜忙 只說田多兒媳講 老來快活過時光
永富夫婦到會想 早晚服事未拋荒 可恨永貴無孝養
黃氏心毒如虎狼老老 自從你去西庄上
爲妻時常望心旁 幾回想來把你望 路遠難行暗悲傷
今日相會在路上 說起珠淚濕衣裳

早知你磨成這般樣

悔不該勸你往西庄

田氏夫婦哭訴一番，長生上前勸公道：「二叔不孝，就在我家去，不要公公做活路吃的件件都有，快起來莫哭了。」流芳言道：「長生，見你年幼孺子，都知孝敬公公，你二叔那個奴才，何足算人？」田氏道：「也是我當初養嬌了，老老快起來回去。」於是兩老哭回家來，永富夫婦遠遠接到屋坐下，但見父母雙眼流淚，又不說話，不知何故。因問道：「父親為何痛哭？」流芳說到兒哪，問你的媽就曉得。永富又問母親為何弔淚。田氏說問你的兒就明白。永富知父母說不出來，又問長生。長生纔將二叔不孝細說一遍。永富聽得好不傷情，忙叫林氏妻去辦酒菜，一時間棹上擺得齊齊整整。流芳見此款待，想起永貴夫婦不覺怒從心起，因

說道：「天哪！我那不孝的兒媳，天爺要知道這句話，不打緊，早已驚動上神，流芳纔下席，忽然烈風暴雨，打幾個炸雷，一時雲消雨散，永富出外，忽見墳子邊皂角樹上，到挂二人，近前細視，纔知是永貴夫婦。流芳始免心頭之恨，永富將狗兒接至家撫養，奈不能盲福，時時害病，是年亡故，家業盡歸永富，不孝之報，不亦慘哉！輪養者其戒之，不夫二人。」

繪圖宜講集要
卷上四



